

本足
胡林翼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通鑑晉紀

益陽胡林翼纂

康帝建元二年。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彊盛，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容興，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令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旁邀擊，斬涉、夜干。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軍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後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皝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

穆帝永和元年。庚翼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之。」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

者。一議者又曰：「庚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胡氏曰：「言不能制爰之，將爲國恥，又有可懼者。蓋以王敦蘇峻待爰之也。」）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胡氏曰：「劉惔談客耳，其言桓溫無不中，蓋深知溫之才者，設使昱鎮上流，惔爲司馬，未足以敵燕秦。」）八月，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甯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胡氏曰：「爲桓溫專制晉朝張本。」）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河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於豫章，溫嘗乘雪欲獵，先過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爲？」溫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胡氏曰：「溫以此語答惔，盡之矣，溫亦知惔之悉其才，故發是言。」）

趙王虎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爲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胡氏曰：「虎之篡弋仲正色責之，可以見其言無畏避矣。」）虎甚重之，朝之大議，每與參決，公卿皆憚而下之。武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嘗入弋仲營，侵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爲禁尉，迫脅小民，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乃止。（胡氏曰：「東武城縣屬清河郡，弋仲營於清河之瀨頭。」按卽今廣平府清河縣。）

二年，趙將軍王擢擊重華，涼州刺史麻秋（胡氏曰：「趙使麻秋攻涼州，故授以刺史。」）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恆將之以禦趙，恆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

有二梟鳴於牙中。文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胡氏曰：「張寶分金城之令居枝陽二縣，又立永登縣，合爲廣武郡。」按廣武，今涼州府平番縣地。福祿縣，今肅州。）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胡注：「出其險要，謂已踰險而出平地也。」）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衝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闚覷，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卽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督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驚鷲碕渡，向犍爲。三月，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胡氏曰：「偏敗，謂兩道並進，或一軍爲蜀所敗。」

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軍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督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

衆出戰於成都之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與觀而縛，詣軍門。溫解縛焚觀，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按青衣縣今雅州府雅安縣，此疑爲青衣山，在嘉定府樂山縣東。山陽卽青衣山南合水，卽大渡河入江之處，皆在樂山縣南。江南大江之南，江北鴛鴦碕，大渡河之渡，捷爲今捷爲縣南，敘州府宜賓縣彭模，今眉州彭山縣沙頭津，疑在捷爲縣東。溫由東循蜀江行，堅由西渡大渡河行也。比堅知之，復由東道行，故無及笮橋。胡氏曰：「水經注云：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亦曰笮橋。」按今本作笮橋，而萬里橋東爲笮橋，成都之東南也。葭萌今保甯府昭化縣。）

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甯戎校尉張璩從悛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壘，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甯爲征西將軍，帥并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貂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腰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甯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甯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於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艾固諫。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帥步騎二

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甯於沙阜。寧退屯金城。虎復遣孫伏都、劉渾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擊重華，遂城長。最艾建牙，普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退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枹罕，今蘭州府河州。晉昌郡，今安西州。大夏在河州西南，晉興在西甯府碾伯縣。廣武在涼州府平番縣。武街，武當作允，亦在平番縣。胡氏曰：「曲柳在洪池嶺北。」今武威縣東南。沙阜，亦宜在武威。金城，今蘭州府。長，最，胡氏曰：「在金城河北。」神鳥，卽鸞鳥，在武威東南。

五年，趙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胡氏曰：「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宮，號曰高力，置督將以領之。」行達雍城，旣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因衆心之怨，謀作亂東歸。衆聞之，皆踊抃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軍攻拔下辨。安西將軍劉甯自安定擊之，爲犢所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甲兵，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石，長驅而東，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趙主虎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農等大敗，戰於洛陽。又敗，退壁成臯。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弋仲將其衆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領軍省，賜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食。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爲食來耶？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耶？」虎力疾見之。弋仲曰：「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於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涼州不屬後趙，此云涼州未詳。

善戍其東界也。雍今鳳翔縣。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恆據樂安，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恆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願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折衝將軍慕容與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耶？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鶩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按盧龍道在北樂安，卽今樂亭縣，在南令支，今遷安，在北樂安，卽此誤作安樂。）

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晃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

齊揚豫五州諸軍事。哀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胡氏曰：「其後殷浩之敗，卒如蔡謨所料。」）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達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按泗口，今清河縣，齊郡，今兗州府代陂，疑在沛縣。）

六年二月，燕王劭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容興于自西道出躡蟠塞，劭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爲前驅，命慕容興、瑒、槎山、通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恆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胡氏曰：「安樂當作樂安，果如慕容霸所料。」）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徙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劭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興、鄧恆走保魯口。乙巳，劭拔薊，執王佗，斬之。劭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坑其士卒，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劭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甲子，劭使中部侯釐慕與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鄧恆於魯口。軍至清梁，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劭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臥，臣等自爲王破之。」劭不能自安。

內史李洪從雋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雋引兵還薊。胡氏曰：「雋之還薊，亦鹿勃早有以挫其銳，否則進攻魯日矣。」按東道入自寬城驛，至遷安縣，中道入自馬蘭關，至遵化州，西道入自古北口，至密雲縣。三徑，胡氏以爲在海陽縣，今永平府灤州臨渠，卽臨洶，今順天府三河縣魯口，今深州饒陽縣清梁，在今蠡縣。

麻秋說符洪曰：「冉閔石祇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鳩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王朗之去長安也，朗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爲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成溫牛夷爲安集將軍，戎懷治宮室於枋頭，謀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普，帥衆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普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旣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慢之，以張琚弟先爲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雄徇渭北，氐首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畤，羌首白犢屯黃白，各衆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符普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普與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壁皆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洪琚奔司竹。按溫，今懷慶府溫縣。懷，今武陟縣。枋頭，在衛輝府濬縣。盟津，卽孟津，在河南府孟津縣北。胡氏曰：「從河南入潼關，至華陰，從河北入軹關，自蒲津西渡河，至渭北，合兵以攻長安。」高陵縣屬西安府。好畤，今乾州。黃白城在三原縣。司竹監在盩厔。

燕王雋與慕容恪皆愛賈堅之才，堅時年六十餘，恪聞其善射，置牛百步上，以試之。堅曰：「少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乃射再發，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觀者咸服其妙。（弧矢之妙如此。）

七年，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誠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主雋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悅於黃邱，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鏡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現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胡氏曰：「自棘城之敗，趙人固畏燕兵，見其至而勢盛，故恟懼。」）襄現縮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胡氏曰：「劉隗盧諶不能爲晉死，而卒死於兵，人誰不死，貴得其死所耳。」）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法鏡父子，贈韋護大司徒，姚襄還灑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按長蘆在今冀州新河縣，黃邱在保定府東鹿縣。）

八年，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

功也。（胡氏曰：「嚴欲浩與桓溫兩釋猜嫌，降心相從，以圖國事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胡氏曰：「段龕張遇姚襄之徒，孔嚴固見其肺肝矣。」）浩不從。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宏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爲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弋仲卒，子襄秘不發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破之，屯於碣磧，律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滎陽，始發喪。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而斃，弟寔以馬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寔曰：「但令兄濟，豎子必不敢害寔。」會救至，俱免。襄遂帥衆歸晉，送其五弟爲質，詔襄屯譙城。襄單騎度淮，見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按陽平縣，今東昌府莘縣。元城縣，今屬大名府。發干縣，今爲堂邑縣。碣磧，今在平縣。麻田，胡注以爲滎洛之間地名，則滎澤縣西也。）

魏主閔旣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雋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雋，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閔軍於安喜，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及於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恪巡陳，謂將士曰：「再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旣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

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胡氏曰：「恪以鐵鎖連馬，則閔兵雖致死，而陳不可破。兩軍從旁夾擊，則閔兵三面受敵，不敗何待？」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送於薊。己卯，閔至薊，雋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雋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繹幕，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北。安喜，今定州東。廉臺，地形志謂在毋極，今真定府無極縣西北也。

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謝尚、姚襄共攻張遇於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戰於潁水之誠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於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胡氏曰：「謝尚旣敗，姚襄知晉之不足恃，固有去晉之心。矧殷浩又從而速之乎？」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胡氏曰：「張遇據有許穎，豈肯斂手受羈制於人乎？符雄乘勝以兵威徙之，自此遇之死命制於符氏矣。」以右衛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按倉垣在穽符西北。棘津，在潁縣南。延津縣北。誠橋，在許州芍陂，今壽州。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胡氏曰：「言殷浩不得辭其責也。」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胡氏曰：「保江之說，此王導佐元帝之規模，世之議者，譏其志讎，忍取置中原於度外。若以量時度力，保固本根言之，此策未爲非也。至於引咎責躬，省民賦役，所謂善敗不亡，諸葛孔明街亭喪師之後，正亦如是而已。」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胡氏曰：「其後殷浩廢黜，卒如羲之言。」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難得之運哉？願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殫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遜據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胡氏曰：「元帝建武元年，始立太學，今復以軍興廢。」

九年

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囚襄

諸弟，屢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懔代領部曲。浩潛遣懔帥衆五千襲之，襄斬懔，并其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初，浩陰遣人誘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

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圍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以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不從。胡氏曰：「藉使梁雷果受浩間而殺健，浩亦未能越關陝以取長安，其欲乘藉黃眉之去而據洛陽，不過欲以修復圍陵爲功耳。昱遂以爲真可立功，而不聽王彪之言，宜桓溫得因以廢浩而制昱也。」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復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胡氏曰：「張陳謂張良陳平。」按梁國蠡臺，今歸德府商邱縣。山桑，今潁州府蒙城縣北。譙城，亳州也。

十年，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胡氏曰：「史言晉氏失權，由用殷浩違其才。」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爲令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胡氏曰：「東陽，唐爲婺州。信安，唐爲衢州治所。」按婺州，今金華府。今衢州府西安縣，卽信安縣也。

二月乙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略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軍於嶢柳，以拒溫。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雄於白鹿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灊上，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

雷弱兒等，血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北海王猛少好學，個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卿無比也。」胡氏曰：「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爲溫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鎮服江東，非真有心於伐罪弔民，恢復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灊水，徑攻長安？此溫所以無以應也。然余觀桓溫用兵伐秦，至灊上，伐燕至枋頭，皆乘勝進兵，逼其國都，乃持重觀望，卒以取敗。蓋溫姦雄也，乘勝進兵，逼其國都，冀其望風畏威，有內潰之變也。逼其國都，而敵無內變，故持重以待之。情見勢屈，敵因而乘之，故至於敗。蘇子由所謂以智遇智，則其智不足恃者，此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雄等戰於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猛爲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胡氏曰：「猛不肯從溫，溫豈不欲殺之耶？蓋溫軍已敗，忽忽退師，不暇殺之也。」呼延壽帥衆一萬從溫，還。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灊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按均口在襄陽府光化縣西南鄉。今浙川廳西。蓋水軍由漢水步軍入武關及子午道，皆在長安東南上洛。今商州青泥。胡注謂在藍田。曉柳在藍田東南，卽曉關也。白鹿原在其北。小城子城也。女媧堡疑在洋縣北。華陰今縣屬同州府。

秦東海王雄攻喬乘於雍，丙申卒。秦主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胡氏曰：「梓雄字元才。」贈魏王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

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胡氏曰：「符堅事始此。」

十二年，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胡氏曰：「王衍等尙清談而不恤王事，以敢夷狄亂華也。」八月己亥，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救三軍小卻，當拜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宏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衆出降，溫屯故太極殿前，旣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尙未卽至，留毛穆之、陳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陵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襄奔平陽。胡氏曰：「伊水在洛陽城南，洛陽北山，北芒山也。」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龕兵尙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

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龔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龔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胡氏曰：「時外築長圍，故戰於圍裏。」今先分騎屯諸門，龔身自衝盪，僅而入，餘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十一月丙子，龔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

升平元年，姚襄將圖關中，夏四月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納諸羌、胡、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飛龍擊蘭擒之，襄引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驥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將步騎萬五千以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爲人強很，苦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五月，羌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悉衆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襄所乘駿馬曰「鷲眉騮」，馬倒，秦兵擒而斬之。弟萇帥其衆降，襄載其父戈仲之柩在軍中，秦主生以王禮葬之，仲於孤磬，亦以公禮葬襄。漢北屈縣，今平陽府吉州。胡氏引水經注曰：「北屈西距河十里，孟門山在河上。」襄蓋自北屈渡河而屯杏城。杏城，今鄜州中部縣。敷城，今鄜州黃落在洛川縣西南。三原，屬西安府，孤磬在鞏昌府伏羌縣。

三年，秦王堅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強德，太后之弟也。酌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慄，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數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冬十月，詔謝萬軍下蔡，郗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憂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

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而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衆入渦，以援洛陽。邴曼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曼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乃止。既至，詔廢萬爲庶人，降曼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下蔡、今鳳臺縣、高平、今金鄉縣、胡氏曰：「渦水至山桑入淮，潁水至下蔡入淮，謝萬之兵自下蔡而入渦，潁間。」按在今蒙城潁上間也。

四年。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胡氏曰：「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安故居今爲國慶禪寺。」

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干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謹邊防也。

五年。燕河內太守呂護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五萬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而多殺士卒，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秋七月，護遣其將張興出戰，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真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

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恪引岳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榮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帝興甯三年，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於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於成皋。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率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恪與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司馬光曰：「沈勁可謂能子矣。取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

蔡仲之命曰：「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太宰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負敗。

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攻李儼，大夏武始二郡，下之。帝據敗儼兵於蔡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

罕，遣其兒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秦王堅使王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暹，遂戰於枹罕東，猛大破之。遣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則軍從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爲備，將士繼入，遂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張天錫之西歸也，李儼將賀朏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於人，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猛責儼以不卽出迎，儼以賀朏之謀告，猛斬朏，以儼歸。至長安，堅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大夏任河州東南，武始，今狄道州。枹罕卽河州。）

燕太原王恪言於燕主暉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版築，猶可爲相，况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叡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爲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爲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暉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鑿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三年，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爲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尙書左僕射廣信公悅，縮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併之心，而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入，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

粟帛以自贍給，既不可聞於鄰敵，且非所以爲治，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燕主曠從之，使縮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萬。

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胡氏曰：「慕容恪死，溫乃伐燕，自謂相時而動，可以制勝，豈知爲慕容垂所敗哉？」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胡氏曰：「京口兵可用，蓋山川風氣然也，豈必至謝元用之，而後敵人知畏哉？」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遣溫賤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賤，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得賤大喜，卽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溫帥步騎五萬，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胡氏曰：「兵亂之餘，汴水填淤，未嘗有人浚治故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胡氏曰：「自清水入河，皆是汭流，又道里回遠，故言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且北上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胡氏曰：「郗超之謀略，豈常人所及哉！宜桓溫重之也。重之而不從其計者，直趨鄴城，決勝負於一戰，溫所不敢，頓兵河濟，以待來年，使燕得爲備，溫亦不爲也。」遣建威將軍檀元攻湖陸，拔之，獲燕慕容忠。燕主曠遣下邳王厲帥步騎二萬，逆戰於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

類於林渚。臨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溫屯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代樂安王臧，帥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垂表申允，封孚，悉羅騰皆從軍。暉又遣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灊上，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滄瀨，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胡氏曰：「王猛之取李儼，其計亦出此。」）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爲尙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允曰：「溫衆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遠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允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胡氏曰：「溫之爲計正如此，申允料之審矣。」）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胡氏曰：「溫攻秦而不渡灊水，攻燕而徘徊枋頭，人皆咎其不進，知彼知己，溫蓋臨敵而方有見乎此也。溫之智雖不足以禁暴定功，然其去衆人亦遠矣。」）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樂干津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范陽王德帥騎一萬，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

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胡氏曰：汴水濟濱，皆自北而南，恐追兵毒其上流，故鑿井而飲。一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於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爲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金鄉縣，今屬濟甯州。清水，即蒗水也。汶水入沛水，同匯鉅野澤。在蒗水之西，溫鑿之，引而東會蒗水，自清水入河，由瓠子河入大河也。湖陸，今魚臺縣。鉅野澤，東有黃水、黃湖、黃墟，宜在其側。高平，今金鄉縣。林渚，疑薛訓渚之比，亦在鉅野西。若注所云外黃，則在陳留。林鄉則在新鄭，不相比矣。武陽，今朝城。枋頭，在濬縣南。淇水入河處也。譙郡，今亳州。梁國，今歸德府。石門，疑石濟津，欲自濟水由別濮水以入河通運，非榮澤之石門也。以上皆濟甯曹州衛輝界。東燕，卽延津。倉垣，今開封府襄邑，今睢州。山陽，今淮安府。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効，將軍孫蓋等，推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甯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耶？」垂曰：「然。汝旣知吾心，何以爲吾謀？」令曰：「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感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

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攻於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太傅評白燕主暉，遣西平公強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一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王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原陵。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搆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爲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全。」行至河陽，爲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奔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

胡氏曰：「傍南山復還鄴者，蓋由中山常山山谷間南還也。顯原陵，趙王石虎虛葬處。按鄴中記云：『石虎葬鄴西北角』，而水經注又云：『在東明觀』。下臨水縣，又有石虎墓，故此曰虛葬處。」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尙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權，清修者無旌賞之勳。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此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

致命故也。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井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疏奏不省。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韓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遣燕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舉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

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之發長

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

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

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

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復，乃將舊騎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

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

忘本，猶懷首邱，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

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爲秦所厚，疑令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

里。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桓寅爲宏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猛

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

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暫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飭從朕命。一夏四月，

堅復遣猛督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堅送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

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算，盡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鑿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署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猛攻壺關，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暉命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封孚問申允曰：「事將何如？」允歎曰：「秦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戎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使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戎晉陽進兵潞川，與評相持。壬戌，猛遣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戎，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効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尙爾，况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郭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權賣樵水，專以貨殖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涇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

將軍不能破勅敵，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一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胡氏曰：「言軍士不敢私犯鄴民也。」）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元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瀕上之言耶？」

一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孟高、艾朗等奔龍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旣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郭慶追之，暉失馬，步走，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狐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胡氏引闕駟曰：「潞水卽漳水也。」按潞川在上黨西北，潞源，胡氏以爲涅源，又引溫公稽古錄，以爲聞喜之清源。杜佑以爲潞源，按濁漳水出長子縣發鳩山，則作潞源是也。安陽，今彰德府，在鄴西南七十里。）

卷十六 通鑑晉紀

簡文帝咸安二年。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無可委者。」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救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

孝武帝甯康三年。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乎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胡氏曰：「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南。徐光之論非矣。」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胡氏曰：「後卒如猛言。」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大元二年。初中書郎鄒超，自以其父悛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堂機權，悛優遊散地，嘗憤邑形於辭。

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元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胡氏曰：「桓公謂桓溫超元同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元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胡氏曰：「晉人謂京口爲北府，謝元破俱難等始兼領徐州，號北府兵者，史終言之。」敵人畏之。

三年，秦王堅遣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尙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楊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苟池、毛當、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河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旣而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新守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河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秋七月，秦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遂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征南荃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俱難、毛盛、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魯陽關在汝州魯山縣西南三十里，接南陽府南召縣界。南鄉今浙川廳。武當令均州。襄陽在漢水南岸。彭城今徐州府。淮陽今清河縣。盱眙今盱眙縣。魏興西城皆在興安府。

四年，春正月，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

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鸞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有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胡氏曰：「光武用岑彭，吳漢以滅公孫述，晉武帝用王濬，王渾，以平孫皓，苻融，梁熙，未嘗離所鎮，皆上疏以諫。」）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丕命諸軍進攻之。二月，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兖州刺史謝元帥衆萬餘救彭城，軍於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逵，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元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元揚聲遣後軍將軍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逵帥彭城之衆，隨謙奔元，超遂據彭城。三月，癸未，使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爲秦將張紹等所敗，亡七千餘人。虎生退屯巴東。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胡氏曰：「周虢，字孟威，丁穆，字彥遠，吉挹，字祖沖。」）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璩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弟也。謝元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元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元與何謙、戴逵、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元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留城在徐州府銅山縣西北，巴中卽重慶府巴西，卽保甯府巴東，卽夔

州府。三阿，胡氏云：「今寶應縣。」涂中，今滁州。淮陰，今清河縣。淮橋，當在淮安府。君川，據注在盱眙縣北六里。
五年，初，秦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命呂光執送長安赦之。春正月，復以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重之弟也，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犂耳，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以洛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闕趨襄陽，沂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爲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欲使梁成沈孤於漢水耳。」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爲幽州刺史，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堅召羣臣謀之。呂光曰：「至親爲逆，天下所共疾，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北海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有衆十萬。五月，竇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石越自東萊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

司馬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爲治，况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爲逆，行險徼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按伊闕在洛陽東南，中山今定州，西海郡，胡氏謂在居延，則今涼州府鎮番縣西北。）

七年，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

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事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胡氏曰：漢魏相有言：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其苻堅之謂與？）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八年。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夏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夏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胡氏曰：慕容垂、鮮卑也；姚萇，羌也。其國皆爲秦所滅，雖曰臣服，其實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夏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嫻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胡氏曰：「至此垂知堅必敗，方與兄子明言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

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克、二州刺史謝元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入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胡氏曰：「元意不在棋，故不能勝安。」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爛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慕容垂拔項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胡氏曰：「融持議以爲晉不可伐，今臨敵乃輕脫如此，亦天奪其鑿也。」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入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朱序來說石等，以爲強弱異勢，不如速降。胡氏曰：「二年，堅執朱序於襄陽，拜爲度支尚書。」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大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入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

晉兵不得渡，謝元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威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胡氏曰：「兩陳相向，退者先敗，此用兵之常勢也。」謝元、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胡氏曰：「草行者，涉草而行，不敢由路，露宿者，宿於野次，不敢入人家，皆懼追兵也。」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絇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胡氏曰：「垂別擊郟城，不與肥水之戰，且持軍嚴整，故諸軍皆潰，而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俟其釁而圖之，旣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胡氏曰：「慕容垂此言，猶有君人之度。」慕容德曰：「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

亦非苻氏之有也。一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胡氏曰：「言其喜甚也。史言安矯情鎮物，入臣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大敵壓境，一戰而破之，安得不喜乎？屐齒之折，亦非安之訾也。」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按潁口今潁州府潁上縣，鄆城在德安府安陸縣，碎石在壽州北，淮水中，洛澗在碎石東，肥水東，肥水也在壽州東北。胡氏曰：「八公山在壽春縣北四里，青岡去壽春三十里。」）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廩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一垂心善其言，行至灊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權翼密遣壯士，繳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河橋在富平津，涼馬臺在其西。）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爲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不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

飯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寧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騎一千爲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胡氏曰：「成都王穎使和演圖王浚，殷浩使魏懼圖姚襄，苻丕使苻飛龍圖慕容垂，智略不足以濟其敗，同一轍也。」）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尙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爲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胡氏曰：「丕父子後卒如越之言。」）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胡氏曰：「機事不密，則害成，苻飛龍固不足以辦垂，况其謀已泄耶？」）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己，令氏兵五入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胡氏曰：「蓋言丕使飛龍圖己，故殺之也。」）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暉使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恥，請爲將軍斬此氏奴。」乃擐甲直進，丁寧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克之，收萬餘人甲仗。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

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安陽，今彰德府安陽縣。丁零種落本居中山，苻堅遷之新安。陵雲臺在洛城西，沙城在河內，非魏郡之沙城也。蒲池在鄴城外，列人今廣平府肥鄉縣。

九年春正月，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爲盟主，斌從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爲桓魯利家，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爲桓張驥，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驥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擔裳爲旗，農假驥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容暉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驥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胡氏曰：「言無賞以獎激之，則士不往赴戰也。」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間招庫儻、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攻頓邱，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秋及參軍慕容騰擊越前鋒，破之。胡氏曰：「越之氣已挫矣。」參軍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

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一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旣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輪、舅子蘭審皆爲王。長樂公丕使姜讓詣讓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闢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胡氏曰：「言氏處關西，鮮卑在東北，旣不同風，族類又別也。」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甯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胡氏曰：「姜讓之辭直垂心內愧，故默然無以答。」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壬子，垂攻鄴，拔其外郭，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二月，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遣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討不從命者。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惟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東胡王曇，曇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鳩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曇詣鄴。垂大悅曰：「

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館陶縣，今屬東昌府。康台澤，在臨清州邱縣東。頓邱，今濟縣西。新興城，在肥鄉東南。）

三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永，其衆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爲雍州刺史，鎮蒲阪，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竇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夏四月，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叡羸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胡氏曰：「使持叡能用姚萇之言，慕容泓必東奔，慕容冲敗而無所歸，亦必就擒矣。」）叡弗從，戰於華澤，叡兵敗，爲泓所殺。萇遣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按華陰縣，今屬同州府，華澤宜在其北。）

六月，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恟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按趙氏塢，安公谷，皆在西安府同官縣東北。）

太保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元至

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彭城。（胡氏曰：「此晉自淮河北向之師也。」）九月，元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冬十月，元遣陰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軍至瑯邪，朗來降。朗堅之從子也。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以衆少不能赴。（胡氏曰：「秦以鄧羌、張蚝爲萬人敵，是時鄧羌死矣，張蚝卒不能救秦之亡，是知徒勇而無謀者，無益於成敗之數也。」）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元遣牢之等據碭、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於河北。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達請救於元。致書稱：「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達與參軍姜讓密謂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爲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元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朝廷以兗青司豫既平，加元都督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甯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取之。（胡氏曰：「石虎之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仕堅，爲尙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取之。」）新平民望深以爲病。（胡氏曰：「民望，郡之賢豪，爲一郡所宗嚮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尙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

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願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其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同官川在同官縣新平，今邠州。胡氏曰：「嶺北謂九巒之北，凡新平北地安定之地皆是也。」）

十年春正月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冲戰於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於雀桑，又破之。甲子，戰於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冲遣尙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三萬。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主冲戰於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爲冲所掩，引兵還。（胡氏曰：「萬乘之主，固不可乘危徼幸，然秦喪敗若此，乘諸將之勝氣以圖萬一之功可也。」）引兵而還，何歟？（三月，西燕主冲攻秦高陽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尙書韋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冲，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阮之。（仇班渠，雀桑，白渠，顧宛溪，皆以爲在涇陽縣西北，則在渭北，洪北江以爲在長安縣，則在渭南。然白渠在渭北，顧說是也。成貳壁，疑亦在涇陽。）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於孫就柵，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夏四月，牢之進兵至鄴，垂逆戰而勝，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卽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爲彊。」（胡氏曰：「瓦合，言其勢不膠固，觸而動之，一瓦墜碎，則衆瓦俱解矣。」）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旣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胡氏曰：「兵法百里

而趨利者蹶上將，况二百里乎？（一）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孫就柵疑在涪縣，新城董唐淵五橋澤皆在肥鄉縣北。）

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爲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爲西燕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爲國自愛，蓄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民爲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冲，欲縱火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致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冲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胡氏曰：「史言關中之人，乃心爲堅，而力不能濟，蓋天棄秦也。」）衛將軍楊定與冲戰於城西，爲冲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胡氏曰：「秦王堅始也，禁人學讖，及喪敗之極，乃欲用讖書，奔五將山以求免，其顛倒錯繆甚矣，蓋死期將至也。」）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子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六月，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辨，百官散逃，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燕主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五十里，下辨今成縣。）

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胡氏

曰：「苻堅破仇池，置南秦州。楊璧、氏之種類，仕秦尚主，任居方面，以宏奔敗，拒而不納。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信哉斯言！」宏奔武都，投氏豪強，熙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八月，後秦王苻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苻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非苻叛賊，何得爲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苻有恩，尤忿之，數罵苻求死。辛丑，苻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爲之哀慟，苻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光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健爲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衆，掃凶逆，甯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

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于允爲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衆五萬拒光於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遏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爲前鋒。與尤戰於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爲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爲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梁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氏彭濟之所爲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又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宜禾。今鎮西府宜禾縣東高梧谷。胡注謂在高昌西。今土魯番西也。伊吾關則今哈密。美水疑卽會水。今高臺縣安彌。今肅州西郡在山丹縣南。

十一月。慕容農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來速者。恐餘巖過山。鈔盜侵擾良民耳。巖才不踰人。誑誘飢兒。烏集爲羣。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無能爲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則梟之。亦不出旬日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令支。巖衆震駭。稍稍踰城歸農。巖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元菟二郡。還至龍城。上疏請繕修陵廟。燕王垂以農爲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農於是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至者數萬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麗。農以驃騎司馬范陽龐淵爲遼東太守。招撫之。先是餘巖叛。垂使幽州將平規固守。勿戰。俟破丁零。自討之。規出戰。爲巖所敗。巖遂掠薊城。東據令支。垂乃令農會兵討之。

慕容麟攻王克於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克臨城數之曰。一卿是秦民。吾是卿

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甯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亮及苻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為桓索頭之衆救亮，不及而還。（按博陵，今深州安平縣。）

十一年十一月，秦尙書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南安王登議立懿為主，衆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覲，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為壇於隴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胡氏曰：「秦王堅，廟號世祖。」）載以輜輶，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為，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鉞鏡為死休字。（胡氏曰：「言欲復讎，必死乃休也。」）每戰，以劍稍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後秦主萇以王禮葬秦主堅，及登，至改葬堅以天子之禮。（杏城，在鄆州中部縣西南；南安，在鞏昌府。）

十二年，初，安次人齊涉聚衆八千餘家，據新柵，降燕。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既而復叛，連張願，願自帥萬餘人進屯祝阿之瓮口，招翟遼共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柵堅固，攻之未易猝拔，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為患方深。願衆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鬪，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父子恃其驍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不能自存矣。」垂從之。二月，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帥步騎二萬會隆擊願。軍至斗城，去瓮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願引兵奄至，燕人驚遽，德兵退走，隆勒兵不動，願子龜出衝陳，隆遣左右王末逆擊斬之，隆徐進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與隆合，謂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思自戰。」（胡氏曰：「言兵為河津所隔，前有強敵，退則溺死，故思之而各自為戰也。」）故能卻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唯卿所為耳。」遂進戰於瓮口，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願脫身保三布口。燕人進軍歷城，青兗徐

州郡縣壁壘多降；垂以陳留王紹爲青州刺史，鎮歷城。德等還師，新柵人冬鸞執送之。（胡氏曰：「果如慕容隆所料。」）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新柵，胡氏曰：「在魏郡界，一疑今大名府大名縣界。」）張願自泰山進屯祝阿之澗口，澗口斗城，三布口，皆在今禹城縣。歷城縣屬濟南府，與禹城縣隔河。）

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爲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胡氏曰：「去年珪遣安同乞師於燕，以破窟咄，故此言復。」）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趙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胡氏曰：「劉顯滅而拓拔氏強矣，爲慕容氏計者，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可以無他日亡國之禍。」）按彌澤在馬邑南，今屬朔平府。）

呂光西平太守康甯，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太守強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甯，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甯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甯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胡氏曰：「三寇，謂康甯、彭晃、王穆。」）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耶？」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旣而穆聽讒言，引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禽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濱，穆單騎走，驛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胡氏曰：「呂光新得河西，黨叛於內，敵攻於外，雖數戰數勝，而根本不固，宜不足以貽

子孫也。一按西平，今碾伯縣。湟河，今西甯縣。涼興郡，在安西州。辟馬縣，在肅州西。

十三年，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爲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爲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強，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爲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胡氏曰：「沮渠蒙遜兄弟舉兵，所以推段業爲重，亦由此言爲涼州人士所歸敬也。」）

魏王珪陰有圖燕之志，儀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爲兄弟。」胡氏曰：「魏與燕皆鮮卑種也。拓跋力微與慕容涉歸並事晉室。」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咸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胡氏曰：「是時慕容德在燕，宗室中固自有與人不同者。」非少主臣也。燕主旣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母弟翰之子也。十四年，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秦主登升樓，遙謂萇曰：「爲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二月，秦主登留輜重於大界，自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保克之。五月，萇與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邱，又敗之。秋七月，登攻後秦將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竊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尙書令姚閔守安定，帥騎三萬襲秦，輜重於大界，克之。（胡氏曰：「重戰輕防，此苻登所以敗也。」）殺毛后及南安王尙，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戰，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毛氏罵且哭，萇殺之。諸將欲

因秦軍駭亂擊之。寔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胡氏曰：「兵勝者驕，兵怒者奮，以奮乘驕，則先敗而後勝者多矣。」姚萇見兵勢，所以收衆而止。大界宜在安定新平之間。按後漢安定今涇州鎮原縣新平，今邠州。密造羌姓名保卽堡。安邱在邠州長武縣。苟頭原在鎮原南。

十五年夏四月，秦將魏揭飛自稱衝天王，帥氏胡攻後秦將姚當於杏城。鎮軍將軍雷惡地叛，應之。攻姚漢得於李潤。後秦主萇欲自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胡氏曰：「時登趣長安據新豐之千戶固。」）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氏胡赴之者前後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喜，羣臣怪而問之。萇曰：「揭飛等扇誘同惡，種類甚繁，吾雖克其魁帥，餘黨未易粹，今鳥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胡氏曰：「此曹操取馬超韓遂故智耳。」）揭飛等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王超等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輒困固其分也。」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爲奇，豈以大爲貴哉！」（李潤鎮在同州府大荔縣西北。）

十六年，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卽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珪引兵擊之，柔然舉步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充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爲三日食足乎？」（胡氏曰：「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爲副馬。」）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珪遣長孫嵩

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奔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衆降。胡氏曰：「是時魏盛跨有代北，柔然西奔南牀山，蓋在大磧之西北。史帝紀作南商山。按平望川未詳。涿邪山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斡鄂爾克泊東南山。」

劉衛辰遣子直力鞬帥衆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大破直力鞬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走，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鞬於木根山，衛辰爲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於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於河。胡氏曰：「報元年衛辰藉兵於秦以滅代之怨也。」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仗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甯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鐵岐山未詳。胡氏曰：「金津在五原郡宜梁九原二縣間。悅跋城卽代來城，木根山在五原河西。」宋白曰：「青白鹽池在鹽州北。」按皆在今鄂爾多斯七旂界。

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胡氏曰：「善制敵者，能因事而爲功。苟曜反覆於苻姚之間，而長安去鄭三百里耳，此姚氏腹脇之癰疽也。使萇召之，曜必不來；萇在長安，曜亦畏憚而不敢來；禁外出以誘之，曜亦疑而不敢來。二秦交兵，邊遠狎至，萇之北行，若不得已者，苟曜無疑畏之心，謂姚興居守爲無能爲者，輕於一來，卒以送死，姚氏腹脇之疾去矣。此非能因事而爲功乎？」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洛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正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宰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

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陳，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一羣臣咸稱萬歲。（陰密，今靈臺縣西路，承人姓名，此堡宜在鎮原縣東。）

十七年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劍遣其將翟都侵陶館，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劍。夏四月，劍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承謀於羣臣，尙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下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強劍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劍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承不從。（胡氏曰：「翟劍敗則西燕之亡形成矣。」）六月，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劍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汭流而上，劍亟引兵趣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而營成，劍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劍兵往來疲渴，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胡氏曰：「燕主垂用兵於河上者，再溫詳則引兵徑濟而取之，翟劍則張疑兵於西而潛軍東渡，亦以決勝視敵之堅脆何如也。」）劍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劍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劍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衆，劍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承，以劍爲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劍謀反，承殺之。（魯口，在饒陽縣，滹沱河故瀆口也。蘇康壘，卽在館陶縣白鹿山，胡氏以爲在修武縣北滑臺，今滑縣。）

二十年，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爲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爲昏姻，（胡氏曰：「代王什翼犍兩娶於燕，皆早卒。哀帝隆和元年，什翼犍納女於燕，燕又以女妻之。」）彼有內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

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珪、沈勇有謀，（胡氏曰：「珪字涉珪。」）幼歷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任，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一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爲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爲寶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胡氏曰：「太元十八年，慕容麟已知拓跋珪之必爲燕患矣，今乃輕之如此，豈其心自疑，而欲敗寶之師耶？」）其後寶不能守中山，而麟亦不能自立，同歸於亂而已矣。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調魏兵，騎行十餘里，卽解鞍寢，魏軍晨夜兼

行乙酉暮至參合陂。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東馬口澗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滑臺之捷，見太元十七年。長子之捷，見上年。胡氏曰：「黑城在五原河北。」按今四子部落，游界參合陂，在大同府陽高縣北邊牆外。蟠羊山，在今甯遠廳南。盛樂，今歸化城土默特旗。

二十一年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慙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胡氏曰：「青嶺，卽廣昌嶺，在廣昌縣南，所謂五回道也。其南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蓋卽天門也。獵嶺，在夏屋山東北，魏都平城嘗獵於此。燕昌城，在平城北。」按廣昌縣屬易州。夏屋山，在代州。獵山，在大同府山陰縣。燕昌城，在大同縣平城，卽縣治也。」

秋七月，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參軍事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八月己亥，珪大舉伐燕。胡氏曰：「兵無內應，與必勝之計，不可大舉。」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雁門李粟將五萬騎爲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

九月戊午，魏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環城大譟而去騎。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胡氏曰：「史言拓跋珪所以能取中原。」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爲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符謨曰：「今魏軍衆彊，千里遠鬪，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齋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搖動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胡氏曰：「不據險拒戰，而嬰城自守，此慕容寶所以敗也。」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甯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爲征東左長史，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胡氏曰：「中山、燕都，慕容德守鄴，慕容鳳守信都，皆重鎮也。」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帥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寅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珪軍於魯口，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

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胡氏曰：「自戰其地者，衆易敗。」）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珪惡之，沒根懼誅，十二月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爲鎮東大將軍。沒根求還冀，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胡氏曰：「史言慕容寶不能因降人爲間，以破魏。」）按馬邑縣，今并州屬朔平府。句注山在朔州東南，軍都山在昌平州西。陽曲縣，今太原府治。安喜，今定州東三十里。韓信故道，胡氏曰：「自井陘伐趙之道也。」又曰：「新城，燕主垂攻鄴所築也。」

卷十七 通鑑晉紀

安帝隆安元年。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正月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胡氏曰：「師克在和，將帥不和，敗之本也。」）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容興、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奔中山。（胡氏曰：「鳳知珪至，膽破而走。」）癸亥，信都降魏。寶聞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國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爲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爲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胡氏曰：「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慕容寶徒欲乘拓跋珪之有內釁而困之，而不知己

之才略不足辦也。」使宄從僕射蘭真，責珪負恩，悉發其衆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營於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爲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逃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韉。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胡氏曰：「敵出其不意，故走；見敵之不整，乃還善用兵者固觀變而動也。」還赴寶，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係虜者甚衆。先是，張袞嘗爲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逞之材。胡氏曰：「據張袞傳，未嘗與逞相識也，聞其才而稱之。」珪得之，甚喜，以逞爲尙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珪欲撫慰新附，深悔參合之誅。胡氏曰：「珪以燕人懲參合之禍，苦戰不下，故深悔之。」素延坐討反者，殺戮過多，免官，以奚牧爲并州刺史。牧與秦主興書稱頓首與之均禮，興怒，以告珪。珪爲之殺牧。己卯夜，燕尙書耶慕與皓謀弑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儁、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崇，嵩之子也。偉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噉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屢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疆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

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胡氏曰：「麟有異志，故沮隆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三月己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彊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取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吾道此情也。」胡氏曰：「隆初鎮龍城，與母俱北，及垂召隆伐魏，其母留龍城。」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耶？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游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胡氏曰：「隆策固善，其如運命何？兵家因敗爲成，隆之智不足以及此也。使寶始終一從隆之說，猶可以免蘭汗之禍。」遼東高撫善卜筮，索爲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爰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

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弟泣血踊躍，欲與魏戰，而爲衛軍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甯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一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胡氏曰：『農隆皆號爲有智略，而所見類如此。天之廢燕，智者失其智矣。』）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鑿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爲鞍乘，俱得免。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成，城中立以爲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爲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胡氏曰：『王建旣鼓成參合之誅，又阻止珪乘夜入中山，失計者再，故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粟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深澤縣今屬定州。楊城在完縣東南。曲陽，胡氏以爲下曲陽，在今晉州西。滹沱河在其北。盧龍縣在永平府後燕京都，謂中山也。治盧奴縣，在今定州東南。無極縣西北。龍川，謂相龍，卽龍城也。新城戍，在今安肅縣。）

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於長，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後奔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給延云：『乾歸衆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望風自潰？前破王廣，楊定皆羸師以誘之。今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

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成紀，今秦安縣。長，在蘭州府北。陽武下峽，在靖遠縣。臨洮，今岷州。武始，今狄道州。河關，今河州西。枹罕，卽河州。）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於阡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衆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麟，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中。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爲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於薊南，寶怪會容止快快，有恨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貴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偁官驛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衆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瓌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很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又知終無爲嗣之望，乃謀作亂。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樂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

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爲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耶？」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譏農罪。會就坐，寶目衛軍將軍慕輿，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勅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爲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衆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遼西王農骨破見腦，寶手自裹創，僅而獲濟，以農爲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胡氏曰：「阱當作阱，按洪氏謂阱城在蒲陰，則今完縣也，與望都縣俱屬保定府。夏謙澤胡氏謂在薊北二百餘里，則在古北口外。廣都在土默特右翼旂西南，黃榆谷在其西。」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騰，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發戍守東井，騰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爲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強，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爲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廳夜以二苑之衆燒供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泄，詳被誅，騰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時太原公纂方討段業，涼王光召使討騰。纂將還，諸將皆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潛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騰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騰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爲主，西襲呂宏，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爲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

吾爲宏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麟。宏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麟，大破之，乃得入姑臧。麟得光孫入於東苑，及敗而悲，皆殺之。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麟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略楊氏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麟，將王斐於城西，麟兵勢漸衰。胡氏曰：「涼州治姑臧，有東西苑城。」按番禾在永昌縣，休屠在鎮番縣。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龔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胡氏曰：「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預註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以爲忌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月丙寅，麟退阻泅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尙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張驥、李沈先嘗降魏，復亡去，珪入城皆赦之。得燕軍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羣臣將士有差。新市，今正定府新樂縣。泅水，卽沙河。自山西繁峙縣流入經阜平縣南，又東南歷曲陽行唐、新樂、定州界，至祁州合滋河。麟之退阻泅水，在新樂南也。西山，曲陽縣西北山。

二年，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麟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宏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宏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性褊急殘忍，不爲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爲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宏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宏。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爲呂纂所破。胡氏曰：「段業置西安郡於張掖東境。」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

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爲羌首梁飢所敗，西奔儋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擒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元明執太守郭倬而代之，以拒飢。遣子爲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元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廉川在西寧府碾伯縣東，零海今青海也。西平今西寧府治。洪池嶺在涼州府南，其南五郡：廣武、今平番縣、樂都、今碾伯縣、澆河在巴燕戎格廳西南，湟河在西寧縣北。碾伯縣南與西平而五也。龍支堡在西寧東。

三年，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傳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疊。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胡氏曰：「乞伏與秃髮氏皆鮮卑也。」段氏書生無能爲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胡氏曰：「謂光以子紹爲嗣也。」纂宏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疊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漢隴西郡，今鞏昌府金城郡，今蘭州府。武威郡，今涼州府。張掖郡，今甘州府。酒泉郡，今肅州。敦煌郡，今安西州。故曰本數郡之地。樂都，今碾伯縣。安夷，在西甯縣東。西平，卽西甯縣。湟河，在西甯北。碾伯南澆河，在巴燕戎格。

廳西南嶺南，卽洪池嶺之南。今大通縣廉川，在礪伯縣東。浩臺，在其東北。南涼，惟今西甯府境。漢金城郡臨羌，破羌二縣地爾。

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庚戌，魏征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勃海，斬之。魏主珪大獵於牛川之南，以高車人爲圍，周七百餘里，因驅其禽獸，南抵平城，使高車築鹿苑，廣數十里。三月己未，珪還平城，分尙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人部大人主之；吏部尙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增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胡氏曰：「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風及平涼州之後始振。」按牛川，今察哈爾正黃旗地。）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爲冠軍，將軍虞之乞活堡。（胡氏曰：「乞活堡，晉惠帝時諸賊保聚之地。」）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德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勸和反，和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尙書和跋引兵據其城。南燕慕容雲斬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胡氏曰：「微韓範之言，德若進攻滑臺，必至喪敗，固不待慕容超之時也。」）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尙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胡氏曰：「滑臺當河津之要，魏自北渡河而南向晉，從清水入河，秦沿順河而下，皆臻於滑臺；又其城旁無山陵可依，車騎舟師皆可以騁，故謂之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

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巖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爲燕臣，今宜遭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胡氏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自三代之時，仲虺已有是言，夫子定書，弗之刪也。後人泥古，專言王者之師，以仁義行之，若宋襄公，可以爲鑒矣。」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尙書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爲魯，虛危爲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會稽世子元顥，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胡氏曰：「奴戶者，有罪沒爲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爲客戶，是謂免奴爲客。」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蹶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胡氏曰：「天師道，卽張道陵之所傳也。」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疑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冬十月，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錡，吳郡陸義，吳興邱延義，與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顥之罪。

請誅之。自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蠶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十二月，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邱厓，破之，與劉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朞，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搏菹，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胡氏曰：「晉宋之制，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胡氏曰：「劉裕事始此。」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旣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胡氏曰：「江表傳：周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故恩引以爲言。」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守令陸瓌、邱厓、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旣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以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矣。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上虞今屬紹興府，會稽紹興府治也。入郡，胡氏曰：「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興、義興也。」按今浙省及江南諸府地也。烏程屬湖州府，山陰胡氏謂會稽郡城以北也。餘姚亦屬紹興五郡者，八郡中除三

吳胡氏曰：「自龔山而東，至蘭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海浦。」

四年。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一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尙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刑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五月己卯，至會稽。琰尙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下都督張猛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甯朔將軍高雅之拒之。冬十一月，雅之與恩戰於餘姚，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崧，喬之孫也。浹口，在今鎮海縣東。招寶山下。刑浦，胡注云：「在山陰北三十五里。」句章，今慈溪縣。滬瀆，今太倉州嘉定縣西南。袁崧，注云：「當作袁山松。」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瑜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胡氏曰：「自漢以來，善爲夷狄謀者，莫過此策矣。」且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胡氏曰：「質受斧的受矢。」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胡氏曰：「王武威則一郡而已，王河西則欲兼漢四郡之地，此利鹿孤之志也。」以廣武公樽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尙書事。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賊兵

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勢。一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爲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閒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五月，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六月，甲戌，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叡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率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頗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惟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恐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宵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爲恩所執。八月，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海鹽，今屬嘉興府。丹徒，今鎮江府治。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今觀音門。下關，北河口。大勝關等處。南岸，秦淮之南。查浦，今甯虹橋。白石，白石壘。今獅子山。蒜山，今日銀山。在鎮江府城西。俯臨大江。新洲，在鎮江西南江中。郁洲，在海州東北海中。）

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

一圍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於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胡氏曰：「姜紀時據晏然，焦朗據魏安。」）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儁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儁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儁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於胡所。儁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儁檀營。儁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儁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儁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奔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儁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甯遠將軍石河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儁檀之彊，遁還。（姜紀在晏然，今武威縣。焦朗在魏安，今古浪縣東。昌松，今古浪縣西。顯美，今永昌縣，皆屬涼州府。）

元興元年，張儆順謂元顯曰：「桓元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元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儆順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他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爲然，乃遣儆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爲難。儆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之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救之。不爾，敗入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元。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元，以尙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儆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否，繫在前軍，而牢之

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爲之所。」（胡氏曰：「逆爲之所，及禍患未來而先爲之圖，欲殺牢之也。」）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爲荆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甯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公私匱乏，以桴楳給士卒。元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石生密以書報之。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尙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元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二月，元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爲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胡氏曰：「史言桓元畏怯劉牢之等，不能仗順取之。」）元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牢之素惡元顯，恐桓元旣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元以除執政，復伺元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元。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深洲，參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元交通。東海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元，元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元威望旣成，恐難圖也。」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耳，但平元之後，令我奈驃騎何？」（胡氏曰：「元顯爲驃騎將軍，故稱之。」）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元顯將發，聞元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元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馬走入東府，唯張纘順一騎隨之。帝遣侍中勞元於安樂，褚元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元以劉牢之爲會稽

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請歸論牢之，使受命，元遣之。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耶？裕當反服還京口耳。」（胡氏曰：「反服謂反初服也。」）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胡氏曰：「牢之以討孫恩功，進號鎮北將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胡氏曰：「此時劉裕已有誅元之心。」）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胡氏曰：「王兗州謂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胡氏曰：「司馬郎君謂元顯。」）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按元軍過尋陽，不見官軍，見守者，不知防於險遠也。）元至姑孰，使人攻歷陽，則九江安慶以下，東西梁山以上，全無備也。溧洲，今烈山洲，在江甯縣西南。新亭，去江甯十餘里。南桁，卽朱雀航，今聚寶門內之橋也。東府，在今大中橋東。安樂渚，在新亭東。班瀆，今觀音門。江口，在新洲西南。）

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紉，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胡氏曰：「此固上之人失政所致，而人消物盡，亦天地之大數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以此觀之，容有是事。」

秦主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萬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尙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長安，沒奔千權鎮上邽，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拔之。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順及

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爲前鋒，自將大軍繼發以擊之。八月，珪至永安，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珪追之，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秦主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及興未至，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興至蒲阪，憚魏之疆久，乃進兵。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之南，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四據險要，使秦兵不得近柴壁。興屯汾西，憑壑爲壘，東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爲薪蒸。冬十月，平糧竭矢盡，夜悉衆突西南圍，求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應。興欲平力戰，突免，平望興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鉤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衆二萬餘人，皆斂手就禽。興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於魏，珪不許，乘勝進攻蒲阪。秦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珪聞之，引兵還。（乾壁柴壁皆在汾水之東，今平陽府臨汾縣界。永安，今霍州。天渡，汾水津渡。蒙阮，在今曲沃縣北。）

三年，桓元篡立，常不自安。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元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元使，不受其命。璩，竇之孫也。傳檄遠近，列元罪狀，帥衆進屯白帝。（胡氏曰：「史言劉裕未起，毛璩已仗義舉兵討元。」）劉裕從徐克、二州刺史桓修入朝，元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妻劉氏謂元曰：「

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元。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苟爲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胡注謂「舉大事難得一人爲主。」）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自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爲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爲宏農太守，仲德見桓元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爲青州主簿，桓宏使昶至建康，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琊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宏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宏據廣陵，長民爲刁遠參軍，使長民殺遠，據歷陽，元德、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衆攻元，爲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傾貲以給之，絳色物盡縫以爲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元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二月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卽斬桓修，以狗修司馬刁宏，帥文武佐史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胡氏曰：「郭江州謂郭昶之也。時帝在尋陽，裕詭言以誑宏等。」）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元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宏等信之，收衆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譁噪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旣而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

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宏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宏方噉粥，卽斬之。因收衆濟江。裕使毅誅刁宏，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爲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元移還上宮。胡氏曰：「元始遷東宮，今以裕起，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胡氏曰：「侍官自侍中下至黃散之屬。」加揚州刺史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修爲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胡氏曰：「自建康趣京口爲北上。」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儻石之儲，擄籊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初，袁真殺朱憲，憲弟綽往依桓沖，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爲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元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卽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數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數辟易。裕黨俄至，射數中額而踣，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爲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元聞二將死，大懼，問羣臣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元曰：「民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元曰：「卿何不諫？」對

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默然。使桓謙及何澹之屯東陵，卜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已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爲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元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元益憂恐，遣庾蹟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鬪志。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燄天，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元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裕入建康，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於太廟，遣諸將追元。尙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元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戚，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元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胡氏曰：「史言劉裕有撥亂反正之才。」）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長民，檻車送桓元。至當利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遂棄城走，爲其下所執，斬於石頭。裕以魏詠之爲豫州刺史，鎮歷陽。長民爲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丁卯，裕還鎮東府。（白帝城在夔州府西京口，今鎮江府廣陵，今揚州府歷陽，今和州。劉裕登城，胡註云：「京口之金城，謂城內子城。」）江州尋陽，皆九江府。大航，朱雀航也。二州之衆，時僑置兗州於廣陵，僑置徐州於京口也。竹里，卽竹篠港，今石步橋北。覆舟山，在臺城東北。江乘，在句容縣北。羅落橋，卽石步橋。東陵，今日孫陵岡，在鍾山南。東府城，在今大中橋東。當利口，在和州東南。）

桓元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元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元留何澹之、郭銓與

郭昶之守湓口。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將軍，因大赦。惟桓元一族不宥。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荆益梁甯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庚寅，元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初，王謐爲元佐命臣，元之受禪，謐手解帝璽綬，及元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元兄子歆引氏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元使庾稚祖、桓道恭帥數千人就澹之等共守湓口，無忌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旣不居此，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爲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祔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爲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裕素聞藩爲人忠直，引參領軍軍事。元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甚盛。復帥諸軍挾帝東下，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爲江州刺史。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元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元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彊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元雖竊名雄豪，內實懼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元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莫有鬪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燒輜重夜遁。元挾帝單舸西走，已卯入江陵，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關中斫元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元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衛。元將之漢中。

甯州刺史毛璠璠之弟也卒於官璠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壬午遇元於枚回洲
 祐之恬迎擊元矢下如雨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元元拔頭上玉尊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
 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於太廟
 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元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桓振匿於
 華容浦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謙亦聚眾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
 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瑯琊王德文下牀謂曰「此
 豈我兄弟意耶」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無忌道規進攻桓謙於馬
 頭桓蔚於龍泉皆破之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
 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靡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會之
 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毅等上牋請罪冬十月劉裕領青州刺史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
 備故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元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毅與無忌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
 夏口振遣馮該守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
 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十二月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
 裕復以毅為兗州刺史（曲阿今丹陽縣練固和州西北地桑落洲在九江府東北十五里時蓋於湓口築壘
 故克湓口始進據尋陽疑湓水在江南湓口城自在江北今草市口地如湓口在府西不得越尋陽而及之且非
 進據矣山陽今淮安府崢嶸洲在今武昌縣西六十里巴陵今岳州府漢中今漢中府枚回洲在江陵縣南沮中
 今遠安縣華容浦在今監利縣界馬頭在江陵南岸其北岸則江陵之江津口也攻南岸者先克江北攻北岸者
 先克江南去其輔車之勢也龍泉在江陵城西靈溪在龍泉之西夏口今漢口鎮魯山城偃月壘皆在其西南石

城今鍾祥縣。荆揚二州江面形勢大略具於此篇矣。

卷十八 通鑑晉紀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溫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毅等擊破該於豫章口，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下範之等斬之。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衆皆潰，振逃於澗川。戊戌，大赦。改元。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柞溪在江陵東北。紀南在江陵北。豫章口在江陵東。澗川在德安府西。

三年。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旣殺，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胡氏曰：「黃兒，興弟邕，小字也。」）勃勃求婚於秃髮，傳檀，傳檀不許。十一月，勃勃帥騎二萬擊傳檀，至於支陽，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傳檀帥衆追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傳檀將賀連怒曰：「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衆，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傳檀從之。勃勃於陽武下峽鑿埋車以塞路。胡氏曰：「鑿冰塞路，置兵死地，使人自爲戰。」勒兵逆擊傳檀，大破之，追奔八十

餘里，殺傷萬計，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儻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鬪體臺。三城，今延安府膚施縣。支陽，今涼州府平番縣。漢溫圍縣，在蘭州府大河北岸。萬斛堆，在河南岸。陽武下峽，在靖遠縣。胡氏曰：「南山自羌中連延西平金城之界，東出秦雍，至於終南，皆此山也。」

四年，秦王興以禿髮儻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尙書郎韋宗往覘之。儻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胡氏曰：「儻之才辨，內足以欺其父兄，外足以欺敵人之規國者，而卒以敗亡者，輕用兵也。揆之於古，蓋智伯瑤之流，而才識又不及焉。」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儻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况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儻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儻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儻。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尙書尹昭諫曰：「儻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嵩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遺儻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儻以爲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儻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漢口，長驅至姑臧。儻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儻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儻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儻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爲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儻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儻，慰撫河外，引兵還。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旣遠，縱

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胡氏曰：「姚弼之敗，禿髮未能爲秦患也。齊難之敗，則赫連之患熾矣。」按漢口在古浪縣，高平今固原州，河曲在甯夏府。）

五年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爲臨澧令，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卽以爲中軍參軍。夏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鄆，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胡氏曰：「慮南燕以奇兵斷其後也。」）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敵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廣甯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

險，士有必死之志。（胡氏曰：「謂已得過大峴之險。」）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廬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彌授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尙書郎張綱乞師於秦，司徒樂浪王惠曰：「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尙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一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胡氏曰：「董卓之入洛，計亦出此。」）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初，興遣衛將軍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

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張俊，自長安還，降於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元，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臨澧，今澧州安福縣。瑯琊，今諸城縣。大峴山，在沂水縣東北。臨胸縣，今屬青州府廣固，在青州府城西北。胡氏曰：「南燕兗州治梁父，緣梁山東下。」按謂由新泰博山至臨胸也。又曰：「五州者，謂超并州治陰平，幽州治發干，徐州治莒城，兗州治梁父，青州治東萊也。」東莞，今沂水縣。巨蒐水，在臨胸縣西。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耶？」二月，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丁亥，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司馬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驚，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天門，胡氏曰：「謂廣固內城。」）

南門也。一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難與爲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胡氏曰：「孫泰徒黨本三吳之人，孫恩所掠者，又三吳人也。久在海中，故皆懷土思歸。」掩擊劉之徒，如反掌耳。胡氏曰：「何劉謂何無忌、劉毅也。」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械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潰奔。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旣而知賊未至，乃止。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尙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卽命登

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旣瘳，將行，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卽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旣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旣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旋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旣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強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無忌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惟龍驤將軍虞邱進、廷折昶等以爲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旣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

言！乙丑，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瑯琊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濟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庾邱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毅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六月，以劉裕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一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衆追循。八月，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衆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救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番禺縣今廣州府治。始興今韶州府尋陽，今

九江府。南康山，今南安府之山。長沙，今湖南省會。南康縣在南安府東北百三十里。廬陵，今吉安府。豫章，今江西省會。南塘者，贛水所匯也。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之，以通南路，其水東北曲，通豫章城東之東湖。若決此水，則水將四潰，舟楫無所用之。二城，註謂豫章尋陽是也。淮上，當作江上，今揚州府南瓜洲口。湘中諸郡，註以爲漢長沙零桂之地。二州，謂荆江、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也。越城，在江甯城西南，今曰淨業堂。查浦，在賽虹橋。藥園，在下關。廷尉在幕府山。白石，在師子山。張侯橋，疑今越城南岸來賓橋。此向朱雀航也。丹陽郡，在上元縣東南。南塘，疑今城西南之莫愁湖。南陵縣，屬甯國府。

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爲荊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苻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問，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懾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遽出討謙，其勝難必。」苻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苻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苻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浦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劉遵帥衆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九月，劉遵斬苻林於巴陵（天門，今澧州石門縣。枝江縣，今屬荊州府。江津，在江陵縣南大江北岸。浦口，在江陵城東）。

冬十月，劉裕帥兗州刺史劉藩、甯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徽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徐道覆率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爲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心乃服。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十一月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卽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裕軍雷池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循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感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煙炎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於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卽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尙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還建康。破冢在江陵江津之東。雷池在望江縣。大雷、雷池出江之口，在小雷西。左里在九江府東。彭蠡湖口也。

燕廣川公萬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燕王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二人皆怨。是歲，乳陳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汲郡公宏與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宏先遣使諭以禍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興謂宏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爲之備。」宏乃密令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

潰萬泥乳陳懼而出降。(時乳陳鎮白狼。白狼在承德府建昌縣南。)

七年。南涼王傳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傳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苜蓿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傳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傳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以請和。蒙遜乃還。(番禾在永昌縣西。苜蓿在張掖縣東北。樂都今碾伯縣險阨，卽甘涼南山。碾伯在山南故也。)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黃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甯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爲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碣，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鳩妻子，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孫處字季高，蒼梧今梧州府鬱林。今潯州府貴縣南甯浦，今南甯府橫州。九真在交州南。合浦今廉州府。石碣在交州東北。龍編交州治南津，交州南北皆大河也。)

八年。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尙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甯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劼、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

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劉敬宣從內水伐蜀，至黃虎，糧盡而還，事在前。黃虎，卽黃訢水，在今潼川府射洪縣。涪城，今蘇州與之相近。

九年

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

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尙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懼，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旣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尙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矣。」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

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由合州遂甯射洪潼川，縣州，縣竹，漢州至成都曰內水，由瀘州富順資州資陽簡州至成都曰中水，由敘州犍爲嘉定眉州新津雙流至成都曰外水。廣漢遂甯縣也。平模卽彭模，聲近而誤。在今彭山縣夾岸築城，夾江水也。江水逕彭山縣東牛脾，註作牛鞞是也。漢牛鞞縣，今簡州西打鼻山。胡氏曰：「在彭山縣南十餘里。」按今在彭山東北。）

十二年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敬修山陵，詔許之。八月，甯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擗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甯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宏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九月，鎮惡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胡氏曰：「姚萇之興也，以安定爲根本，後得關中，以安定爲重鎮，徙民以實之，謂之鎮戶。」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

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爲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龔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梢公麾下。」栗磾好操黑梢，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爲黑梢將軍。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臯，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甯朔將軍趙元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道濟通，主簿閻恢、楊度皆禹之黨也。共疾元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以爲然，乃遣趙元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戡鞏城。元泣謂洸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旣而成臯，虎牢皆來降，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龍驤司馬毛德祖與元戰於柏谷，元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元司馬蹇鑿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將軍不濟鑿去，何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

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洗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阮之，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咸悅，歸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修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自淮肥向許洛者，由鳳臺縣沂淮入潁上，阜陽之沙河，由此西北。沈邱、商水、西華、臨潁，而至許州。自許而長葛、新鄭、滎陽、汜水、鞏縣，以至洛陽。陽城，今登封。自許州而西，由禹州、郟縣，乃至。趨武關者，由襄陽、南陽二府出石門，自汴入河者，自汴水出滎澤之石門，以入河。開鉅野入河者，卽前桓溫枋頭之戰，自荷入鉅野澤，而西復自南濟涉延津縣之別濮水，以入河也。漆邱，今在蒙城縣。項城，縣屬陳州府。許昌，今許州。倉垣，今在開封府北。安定，今固原鎮原等處。郟縣，在潁南。嶺北者，涇水以西，邠州、麟遊、汧陽、隴州以北也。滑臺，今滑縣。枋頭，在濬縣南。成皐，卽汜水縣。陝、津、陝州之津，卽茅津。柏谷塢，在偃師縣。洛水南岸，鞏縣在洛水東。虎牢關在汜水縣。石關在偃師縣西。

十三年春二月，王鎮惡進軍泃池。毛德祖克蠡吾城。鎮惡引兵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又攻尹昭于蒲阪，不克。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大將軍，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胡氏引載記云：「紹留鸞守險，以絕道濟糧道，蓋鸞雖屯大路，亦據險而邀絕糧道也。紹初遣胡翼度據東原，蓋與大路相爲唇齒，所謂據險也。及沈林子襲鸞營，翼度不能救，何也？人心危駭，面面受敵故也。」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爲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

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彤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爲北青州刺史，留成碣。初，裕命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爲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其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爲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馳使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宏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旽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陳，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旽，魏人不解其意，皆

未動。裕先命甯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珝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齋大鎚，及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超石帥甯朔將軍胡藩、甯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甯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河東太守唐小方帥衆二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爲固，欲以絕道。濟糧援，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啓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秦，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修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瀾池在洛陽西百六十里。蠡吾城當依註作蠡城，瀾池理所也。襄邑堡秦河北郡，皆在今芮城縣。蒲坂今蒲州府定城，在潼關西。渭水南關南潼關之南也。河曲在蒲州府南。自淮水於今清河縣入泗水，由泗水至今沛縣入荷，卽清河也。本日濟水由濟沂河，卽王仲德鉅野道也。碣磳津在今茌平縣。九原疑在蒲州府南。

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魏，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蠱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元，興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洛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胡氏曰：「凡兵之動，知敵

之主知敵之將，此之謂也。一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讎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擷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膠十觔，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皐、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秦戎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田子等將攻嶢柳。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宏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旣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傾先進，宏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胡氏曰：「沈田子以千餘人敗姚泓數萬之衆者，置兵死地，人自爲戰也。」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泓奔還灊上。初，裕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讖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躡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灊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強與

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強死。難奔長安，譚退屯鄭城。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譚屯灩澦，道遙圍鎮惡。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旣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尙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踴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謹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灩澦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裕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咸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僞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藩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青泥城在藍田縣東南，嶢柳在其北。閿鄉縣在潼關東。秦嶺在長安南。胡氏曰：「自陽華循山西南至秦嶺，謂自華陰縣東南之陽華，藪而西南也。卽呂氏春秋九藪之一，自河入渭，沂渭而西也。香城在同州府朝邑縣東。東石橋在華州東。涇上，今咸陽縣東。胡註所謂陽陵也。鄭城卽華州東。渭橋在咸甯縣北。石積疑爲積石。在石橋東。灩澦在臨潼縣。道遙圍在長安北。平朔門長安北門也。」

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

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曉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宏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自足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司馬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鬪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鄆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井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河北魏境，故開汴河而歸。）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胡氏曰：「善用兵者，觀釁而動。」）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胡氏曰：「勃勃敗義真，取關中，卒如買德之計。」）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瓚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屯青泥。（胡氏曰：「劉裕得洛陽而不能禁寇，讚窺伺於其側，使義真守關中而不能禁夏兵之斷潼關青泥，南歸彭城，席未煖而義真敗，既棄天下，肉未寒而四鎮失宜也。」）勃勃將大軍爲後繼。（上洛，今商州。青泥在其西。）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瓚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謂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傳宏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宏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鎮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傳宏之大破赫連瓚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此地猶言北方，言渭北非郡名也。橫門，長安北出東頭第一門。池陽，今涇陽縣。寡婦渡，卽賈復渡，在慶陽府北十五里。〕

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修。修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瓚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劇思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赫連瓚帥衆三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宏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宏之崩，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宏之恩皆爲王買德所禽。〔胡氏曰：「買德先屯青泥，故二將爲所邀，而見禽。」〕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爲夏兵所禽。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

「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東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宏之宏之不屈，勃勃裸之，宏之叫罵而死。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官殿，奔潼關。胡氏曰：「義真既大掠長安而歸，長安之人固仇視晉人矣。齡石奉宋公之命，與義真俱歸可也，癡坐長安以待逐，何歟？」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葑而驗，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爲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成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甯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刻日北伐。胡氏曰：「使裕能復北伐，則聞青泥之敗，當投袂而起矣。何待刻日乎？英雄所爲，固非常人所測識也。」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他年。」不從。胡氏曰：「晦請俟他年，亦裕所謂識機變者也。」鄭鮮之上表，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懼服大威，爲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反，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况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旣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容容，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啓，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按胡注：「曹公壘在潼關，曹操伐韓馬所築。」

武帝永初三年。魏將南伐。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否則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恆嶺。爲斤等聲援。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魏兵逼虎牢。宋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詔南充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洛陽今河南府。虎牢今汜水縣。滑臺今滑縣。此當時大河南岸三城。餘城俱殘燬矣。天關卽天門。恆嶺恆山之嶺。皆在今廣昌縣。胡氏所謂「卽慕容垂襲魏平城之路」是也。泰山今泰安府。高平今金鄉縣東南。金鄉在其西北。一縣而兩郡分治也。東陽城今青州府東城。

晉陽王景平元年。檀道濟軍於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乃以刁雍爲青州刺史。撫慰土民。皆送租供軍。彭城今徐州府。臨淄縣屬青州府。竺夔之策。有山險水險者能行。若平陸則晉時之堡塢。邊民之寨。皆是也。而山險亦宜倣川西之。礪始能爲清野之法。此制流寇者所宜急講也。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苑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德祖出兵與表大戰。從

朝至，捕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初，德祖在北，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多所治定。胡氏曰：「此曹操間韓馮之智也。」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爲糧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豫州刺史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克之，因留綏撫井上租糧。魏主又遣井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已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道濟軍於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許昌今河南許州。大峴山在沂水縣北，臨朐縣南。臨朐縣北去青州四十五里。

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魏仍急攻之。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一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

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爲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疲死者亦什二三
（湖陸今魚臺縣項城縣屬陳州府高橋在阜陽縣西肥水口按檀道濟以所領兵少不能分赴故陷也）

文帝元嘉三年

帝欲誅徐羨之傅亮并發兵討謝晦春正月晦弟黃門侍郎曉馳使告晦晦問何承天曰

「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殊願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懼懼不

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尙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

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

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瑯邪顏邵謀舉

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

親者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

「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辨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卽於坐命超

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登之蘊之孫也帝以王宏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宏弟曇首

又爲常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宏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

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

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

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贖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

之亮羨之乘內人問訊軍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

之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又誅晦子世休帝將討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

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

陳而擒也。一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一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此皆王宏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晦晦以弟遯爲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二月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禮征北尋至東軍方彊惟宜速戰。一登之懼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關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已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於是誅晦遯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義陽在信陽州西荊州之北也夏口卽漢口南義陽僑郡在荊州界雍州謂襄陽府新林多陶竈在江甯縣西南西善橋今猶然破冢在江陵縣南湘州長沙府也彭城洲在臨湘縣巴陵岳州府也隱圻在彭城洲東忌置洲在彭城洲西延頭在安陸縣北馬頭在江陵大江之南。

四年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輕千爲前候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築大磧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三

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不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胡氏曰：「去國遠關，人皆致死，故其鋒不可當。」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胡氏曰：「藏匿其衆，以少衆至城下，誘其出戰。」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胡氏曰：「患其不出戰也。」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民居。魏軍士有得罪亡犇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胡氏曰：「使魏主用間，亦不如是之巧，殆天啓之也。」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胡氏曰：「言先定必勝之計，故千里行師，不可以風雨之故，變易成算於一日之間。」賊倉進不止，後軍已絕，官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胡氏曰：「言風在人用之，分兵出其後，順風擊之，則風爲我用，豈有常勢哉？」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倚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尙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不及入城，遂犇上邽。魏主微服逐犇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

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乙巳，魏主入城，獲夏主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葺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邱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統萬城，夏主勃勃都也。在今靖邊縣東北，無定河北，西拉烏蘇河南邊牆外。平城，魏主都。今大同府城。大磧，疑今歸化城北。拔鄰山，在府谷縣北邊牆外。君子津，西上邽，今秦州。高平，今固原州。雍，今鳳翔府。）

八月壬子，魏主還至平城，以所獲頒賜留臺百官，有差。魏主爲人壯健，鬻勇，臨城對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違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帝曰：「灋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五年，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邱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臆誅。今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

之一。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狃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平涼府在秦州東北三百里，安定今鎮原縣，在平涼東北。）

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之有，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噪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賚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尙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西平今西寧府西北，樂都在其東南，捫天嶺在今西甯西北。）

六年，以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帝以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胡氏曰：「感念致王業之艱難，而尋繹爲治之理也。」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同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胡氏曰：「西門豹性剛急，常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寬緩，常佩弦以自警。」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

不須改作，日求新異。（胡氏曰：「江左謂荊州爲西楚。」）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違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播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胡氏曰：「詳觀宋文帝此書，則江左之治稱元嘉，良有以也。」）

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胡氏曰：「崔浩之料宋人審矣，帝後屢出兵爭河南，卒以自弊。吳呂蒙不肯取魏，徐州正慮此耳。」）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并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壯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暨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四月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五月，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胡氏

曰：「兼馬者，每一騎兼有副馬也。」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去，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衆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紇升蓋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粟水西行至菟園水（胡氏曰：「在燕然山南。」）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秋七月，引兵東還（東道向黑山，疑在今薩拉齊廳南。大娥山，疑在烏喇特三旗西。粟水，疑卽漢之姑且水。今翁金河，柔然庭，疑在杭愛山南。今西庫倫也。菟園水，疑卽漢之郅居水。今鄂爾坤河，塞北地名，無可考實，謹依地望推之而已。）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鈿於醉器中，夜有所見，卽以鈿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東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筋，或立嘗而置。魏主嘗引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勅尙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七年，魏南邊請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病，不可行師。且彼旣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

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勦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力舉兵必不利，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將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碭碭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於潼關，於是司克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心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須昌在東平州西北，四鎮謂金墉、虎牢、滑臺、碭碭也。碭碭在召平縣界，靈昌津在延津縣界。

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鄆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鄆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

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僭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鄜城，今鄜州，河中之流，非蒲州也。山東，謂太行山以東。

到彥之、王仲德、汾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虜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降魏。委粟津，當作富平津。七女津在東平西北岸。

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鶻觚原爲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鶻觚原，今靈臺縣。

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脩

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滑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授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滑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馬耳谷，卽馬耳關，在萊蕪縣。引舟入濟，自在平大河四瀆，津入濟，至歷城也。自滑入濟，卽此道。四瀆津一名滑河，歷涓湖入濟。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邱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者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十二月，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兖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盞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旣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滑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甯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草穀，道濟軍乏。

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按此清水則桓溫自巨野入清水之清水，卽濟水也。壽張在東平州西南，高粱亭疑在東阿縣北。濟上後魏之濟州卽平西南礪礪城，歷城今濟南府。此軍始終緣濟水行。）

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元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元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元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十年，魏主徵陸俟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耶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耶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耶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

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胡氏曰：「魏裴潛去代郡而為桓，叛事亦如此。」）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為散騎常侍。（按懷荒鎮，今太僕寺右翼牧場地。）

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楊難當因思話未至，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梁南秦二州，即漢中府也。白馬戎在沔縣西北。晉昌今石泉縣，葭萌今昭化縣。晉壽今廣元縣。洋川今在西鄉縣北，西城廢縣在今興安府。）

十一年，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礪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三月，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甲子等共擊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相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桓希既敗，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傳啟，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胡氏曰：「自此梁州治南鄭。」按礪頭，即興安府治所，黃初中所立魏興郡是也。）

「胡氏引水經注曰：一鐵城與黃金戍相對，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按在今洋縣西。水注云：「卽酉水，與下桃城同在洋川，卽洋縣也。南城今褒城縣，大桃疑亦在洋縣，上庸今竹山縣，新城今房縣，南鄭今漢中府治。」

十三年

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

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

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閒，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

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又殺

司空參軍薛彤，商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

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胡氏曰：「爲後魏人入寇，帝思道濟張本。」）

十六年

魏主遣尙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

問崔誅，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

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被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

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宏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

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

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被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

浩惡尙書李順（胡氏曰：「伐夏之役，浩順有隙，順以使涼爲魏主所寵待，浩愈惡之。」）順使涼州，凡十二返，

魏主以爲能，及議伐涼州，順與尙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

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

內地不生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

「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驍。』若無水草，畜何以蕃？（胡氏曰：『漢書地理志曰：『涼州土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驍。』』）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語，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旣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尙書令劉黎，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旣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八月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勅，以釋汝疑。』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雜胡降者又數十萬。（按自雲中濟河，自君子津濟也，在偏關縣東北邊牆外。上郡屬國城，注引班志云：『在鞏茲。』今米脂縣西榆林縣南涼州城外，四面皆谷水通流，水發南山下，流爲哈拉泊，卽休屠澤也。）

魏主以素傲爲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尙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傲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

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胡氏曰：「漢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由是大化。至今巴蜀好儒雅，文翁之教也。克亦勝也。」言文翁以柔勝，而常爽以剛勝也。）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彊寓居諒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

二十年，九月辛巳，魏主如漢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甯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遇救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旣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按鹿渾谷疑在四子部落西，胡注所言鹿渾海，卽阿勒坦托輝泊，弱洛水，今日錫拉木倫河石水，卽巴彥鄂博海，皆在漢南。）

二十二年，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廬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胡氏曰：「蓋吳，蓋安定廬水胡種，而分居杏城。」）有衆十餘萬。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拓跋統帥衆討吳，統敗死，吳衆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魏主發高平救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井秦雍三州兵屯渭北。十一月，吳遣別部帥白廣平西掠新平。

安定諸胡，皆聚衆應之。又分兵東掠隴晉，巴東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衆以應吳。（胡氏曰：「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絳郡者，謂之絳，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魏擊聞喜，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屬鄉豪擊之。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鄉。（胡氏曰：「宗謂薛之宗族，鄉謂鄉人。」）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庚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虔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乎。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按杏城在今中部縣，南山終南山，新平今邠州，安定今鎮原縣，臨晉今朝邑縣，巴東注作巴東是也。聞喜縣今屬絳州。）

二十三年春正月，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卦汾水死。（胡氏曰：「據南史，薛安都傳，諸薛家於河東，汾陰，世爲強族。」）其族人安都先據宏農，襄城來奔。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聞蓋吳在長安北，魏主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魏主不從，自渭南向長安，至戲水。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二月，丙戌，魏主至長安。丙申，如盩厔，歷陳倉，還如瑯城，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城。（東雍州，絳州也。宏農，今寶寶縣，汾陰，今榮河縣，洛水橋，胡氏謂華陰之洛水是也。戲水在臨潼縣東，整厔縣在長安西，陳倉，今寶雞縣，雍，今鳳翔縣。史言奸民始於謠言。）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愨，家世儒素，胡氏曰：「愨叔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愨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

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爲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牾戍，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按此皆越南國地，謹依水經注言之。曰：南在區粟之西，朱吾在其南，又南始爲林邑國。交州則在其東北也。

常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陣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募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斡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隙。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

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交櫛蕭然（按象浦在朱吾東南林邑東北盧容水西也）

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倕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平時猶不可忽况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倕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高涼王那亦以倕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倕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衆萬餘人反魏主以倕威恩著於關中復加倕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安倕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倕爲無能爲也倕旣至論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爲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衆猶無降意倕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超使人逆謂倕曰「從者過三百人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倕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倕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倕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旣飲倕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

二十七年

河北諸山蠻寇雍州建武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

之入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胡氏曰「乘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過於平原相遇者故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胡氏曰「斬木登山入道並進蠻救首救尾之不暇故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戰雖欲斬木而登山庸可得乎」）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把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

二萬五千餘戶。幸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龍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戶。《胡氏曰：一史言諸慶之又，能持久以弊諸蠻。一按河北諸山蠻，在今隨州涇山等處。雍州卽襄陽府，營戶不隸守宰，賦役不同，供雜營造也。》

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勅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現、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與城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齋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垣謙之、臧肇之、尹定、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失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復引兵擊之，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爲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梁川疑指汝州之川，楚之梁邑也。若如胡註所言，則在大同府邊外，不得奄至矣。南頓，今項城縣。潁川，今許州懸瓠，今汝甯府汝陽縣，時在懸瓠北。》

上欲伐魏，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礪礪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劼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徼六州三五民丁，情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趨碭碭，秋七月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斌與慶之留守碭碭，使王元謨進圍滑台，雍州刺史隨王誕遣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宏農，後軍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奔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日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台，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元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元謨貪愎好殺，初圍滑台，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杜佑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內，篋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元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一城

中卽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元謨不卽其長帥而以配私暱（胡氏曰：「卽就也。言不能就其長帥而用之使各爲部隊而以其人分配私所愛暱者。」）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元謨不從（胡氏曰：「元謨豈不知爲車營可憑而戰哉蓋於時已有走心矣。」）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台撫慰城中且登城視元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鞀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元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台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元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况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元謨不從（胡氏曰：「使元謨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台魏兵隨至固無以善其後也。」）及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元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元謨慶之曰：「元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元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胡氏曰：「魏主小字佛狸。」）控弦百萬豈元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碭磧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碭磧孤絕復作朱修之滑台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閭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胡氏曰：「耳學謂雖未嘗目覽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講說者而學之。」）斌乃使元謨戍碭磧坦護之據滑口自帥諸軍還歷城（六州宋青州治齊郡今青州府冀州治歷城今濟南府徐州治彭城今徐州府豫州治汝南今汝甯府兗州治泰山今泰安府南兗州治廣陵今揚州府緣江五郡謂南東海南蘭陵南瑯琊南東莞晉

陵。今鎮江常州二府緣淮三郡，謂臨淮、淮陰、下邳。今邳州、泗州等處。揚治丹陽，今江甯府。南徐治南東海，今鎮江府。兗南兗州也。江治尋陽，今九江府。魏濟州治碭，今在平縣。樂安，今博興縣。宏農，今陝州靈寶縣。由此入潼關也。熊耳山在盧氏縣東。按安都等似由朱陽關間道入陝也。汝南，今汝寧府。上蔡縣在其北七十里。長社，今長葛縣。魏豫州治虎牢，今汜水縣。漢南，今歸化城。石濟在延津縣。清東，清水以東。濟水東也。清口，胡註引戴延之清口在今汶上縣，或云南通。淮則今清河縣，恐皆非此。四瀆津入濟之口，在今歷城縣西也。

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宏農。辛未，拔之。擒魏宏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宏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胡氏曰：「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舞陽，尙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稽元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公遇元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爲宏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昺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胡氏曰：「一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副。」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旆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

且至日，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威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軍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胡氏曰：「關中之地，四面阻山，時羌胡皆依山而居，自爲聚落。」）上以王元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胡氏曰：「此以上柳元景攻關陝事。」）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胡氏曰：「取至謂取至壽陽也。」）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胡氏曰：「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按百丈崖在盧氏縣南，壽陽今壽州，馬頭郡在其西北，鍾離郡在其東北，卽鳳陽府也。鄒山今鄒縣之鄒澤山，清西清東，此指泗水言。蕭今蕭縣，留在銅山縣北，苞橋，泡水之橋，在豐縣水在豐北，橋在豐東，泡水支津上，其東爲沛縣，尉武亭疑在鳳臺縣淮水北岸。）

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

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惟二議彌日未決。胡氏曰：「沈慶之之議，自彭城趨歷城，猶曰主於進；何勗之議，則主於奔退耳。」長史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局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易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台，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囊駝。明日，魏主使尙書 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紹、婁、餉、駿、囊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爲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鼓，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齋樂具。」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 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尙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元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遠，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元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元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營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辨、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

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贖，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胡氏曰：「兵交使在其間，史言行人善於辭令，亦足以增國威。」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已未，魏兵至淮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軍潰，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元護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願，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胡氏曰：「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故曰用兵之計，攻城最下。」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爲合甯，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王弼曰：「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甯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齋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既攻城不拔，卽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

還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五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慰。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屋。魏主不飲河內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臺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卽噉之，并大進鄴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鬱洲在海州東海中，戲馬臺在徐州府城南，雲龍山下。瓜步山在六合縣廣陵，今揚州府山陽，今淮安府橫江，今和州。于湖，今當塗縣。采石在太平府北二十里。暨陽，今江陰縣。倉城在石頭城南，今曰倉巷。）

二十八年

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宏言

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胡氏曰：「北兵欲退，慮南兵之追截，故舉火以示威。」）尹宏習知北人軍情，因言於

上，自晉氏失馭，劉石以來，始有六夷之名。（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江夏王義恭，以碣礮不可守，召王元

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碣礮。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

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蕃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

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澠，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壑，

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

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氏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胡氏曰：「言於魏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養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王元讓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胡氏曰：「謂冥冥之中，大期將至，天使之然，非由人事爲之也。」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養有桑乾，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鑿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遠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賄，得所送劍刃，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鑊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胡氏曰：「以魏主誓言其兵關死，正滅國中賊也，因而攜之，術莫近乎此矣。魏主得質，此書豈不悔前所與質書乎？」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廢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胡氏曰：「中原之民，本稟漢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疆繩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旣夜，繼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胡氏曰：「句絕，謂衝車至著城身也。」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勅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惟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胡氏曰：「示若欲自盱眙渡淮而北，以追截其後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胡氏曰：「已嘉璞之功，又益嘉其讓。」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勅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

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傷不可勝計。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允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趨起，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戊寅，魏主濟河。胡氏曰：「自丙辰盱眙退師，二十三日始濟河。」

三十年 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

劭弑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

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胡氏曰：「沈慶之以此言作諸人義勇之氣。」劭密與慶之手書，

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

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

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

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

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

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竣移檄四方，

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劭自謂素習武事，語

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

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

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滬口，徐璜寶以荊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

慶之總中軍以從。蕭斌勸劭一勤水軍，自上法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

水戰，乃進策曰：「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魯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尙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癸丑，武陵王軍於鵠頭，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甯步上，使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爲陳逆順。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己未，軍於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還如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規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斌統步軍，祥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墮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潤潤爲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簡之死，斌被劊，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煩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甯。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劭及弟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王，拜蘇侯神爲驃騎將軍，以濬爲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鐔並錄尙書事。戊辰，武陵王軍於新亭，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

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卽位儀注。己巳，王卽皇帝位。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於瓜步。先是，世祖遣甯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卽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立柵，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宏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裘冕服於宮庭。斌宣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剗腸剖心，諸將櫛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勸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汗齋劭所居齋。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宏、王羅漢等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

（五洲在蕪水縣，時駿方封西陽蠻也。巴水在其西，今日巴河鎮。西陽今黃州府尋陽，今九江府。東西梁山，今太平府與和州對岸兩山。鵲頭在銅陵縣。江甯，今日江甯鎮。淮上，秦淮之上。南洲卽太平府溧洲，卽烈山洲，皆在江甯縣西南。新亭，在江甯鎮北四十五里。死馬澗，在其東。西陵在今蕭山縣。奔牛塘在今武進縣西。破岡澗，在丹陽縣。方山埭在上元縣東南。大航，卽朱雀航。臨淮水上，北對朱雀門。渚，卽緣秦淮之渚。六門，胡註謂「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

卷二十一 通鑑宋紀

孝武帝孝建元年。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迺遣密信說義宣，以爲「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他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爲公前驅，已爲得天下之半，公以入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善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探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二月，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善宣進魯爽號征北將軍，質加魯宏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謨之、將萬人就宏，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謀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元謨爲豫州刺史，命元景統元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柳元景爲雍州刺史，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恭爲湘州刺史，朱修之爲荊州刺史。（胡氏曰：「義宣爲荊湘二州刺史而反，故二州皆命代，以朱修之效順，使制其後，故命以荊州。」）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

將軍南陽宗越等，戎歷陽，與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義宣至鵠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之書。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元景軍於采石，元謨以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質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胡氏曰：「質少輕薄，無檢，爲文帝所嫌。」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胡氏曰：「柳元景屯南州，爲梁山後鎮，若取之，則梁山之路中絕。」萬人綴梁山，則元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胡氏曰：「沈慶之、薛安都等在江西，柳元景、王元謨等與義宣相持，若質計得行，建康殆矣。」義宣將從之，劉謨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穴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胡氏曰：「因西南風急而攻西壘，東壘之兵難以逆風赴救。」子反方度東岸，就元謨計事，聞之馳歸，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元謨，元謨不遣，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元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胡氏曰：「此以上皆梁山交戰事。」修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秀攻之，不克，屢爲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胡氏曰：「兵法有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朱修之此戰近之。」元謨使護之告急於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

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元護，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謀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屯兵西岸，質與謀之進攻東城，元護督諸軍大戰，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謀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逃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按梁山洲，疑在梁山西南陵，宋時戍名在今繁昌縣界。胡氏曰：「小峴，在合肥東，大峴，又在其東。」馬鞍山，在襄陽西南，西城、東城、梁山二城也。）

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同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僞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尙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誠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昏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秀北走。（胡氏曰：「秀自襄陽敗退，將及江陵，聞敗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慙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

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蔡超、顏樂之等。（按宋武昌郡今武昌縣，宋江夏郡治今江夏縣，南湖今梁子湖，在江夏武昌之南。）

大明三年，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夏四月乙卯，詔貶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兖州刺史垣闓，使以之鎮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闓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闓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闓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黨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將兵討誕。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愨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愨反，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愨、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兖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愨助我，一愨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愨也。』」誕見諸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一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易還耳，卿能爲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六月，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

吳。胡氏曰：「爲樓車推進以攻城，故曰行樓。」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於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允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按歐陽，今儀徵縣南一戲港。白土新亭，皆在揚州府城北。海陵，今泰州。桑里，胡注云：「在廣陵城西南。」）

明帝泰始二年。春正月甲午，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元謨副之。討

晉安王子勛。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元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闌，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閣將軍索兒、太原太守傅靈越等攻之。帝召尋陽王長史孔覲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瑑入東慰勞。瑑說覲以一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覲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爲義興。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

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無憂。上善之。胡氏曰：「蔡興宗豈特以方嚴自將，蓋識時審勢者也。」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兖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邱，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丞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劉劬、甯朔將軍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覲。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覲，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將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厲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覲遣其將孫曇璠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江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球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殿中御史吳喜

以主書事世祖，稍遷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性寬厚，百姓聞其來，皆望風降散。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拔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熙遣其將楊元等拒戰，喜兵力甚弱，元等衆感，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勇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懷明、永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覲將孫曇瓌、程扞宗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瓌等。壬戌，曇瓌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喜軍至義鄉，遂入吳興。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喜使統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永等北擊彭城。方興等南擊尋陽。丁卯，喜軍至錢塘。孔瓌、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彊弩將軍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曇起兵攻郡。覲逃奔嶧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曇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瓌殺之。庚辰，嶧山民縛孔覲送吳。曇謂之曰：「此事孔瓌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富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羅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曇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臨陳斬。

十七人其餘皆原宥。鄧琬性鄙闇貪吝，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糧仗亦整，三軍踴躍，人爭効命，便欲浚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塵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鄧荆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鵠洲。孝祖負其誠節，陵轍諸將，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按南州，今太平府。虎檻，胡氏謂：「在蕪湖縣西南江中。」睢陵，今睢甯縣，屬徐州府。五郡，東揚州所屬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也。吳郡，今蘇州。吳興，今湖州。義興，今宜興。晉陵，今常州。長塘湖，卽洮湖，在荆溪縣西。益州，今成都府。巴郡，今重慶府。永世，在溧陽南。廣德州，北尋陽，今九江府。豫州，今汝甯府。兗州，今泰安府。瑋邱，在涖陽縣。延陵，在丹陽縣南。晉陵，九里者，胡氏謂：「在晉陵西北九里也。」晉陵，今常州府。奔牛，在常州府西南。曲阿，今丹陽縣。破岡，瀆在丹陽縣。雲陽，七埭之一也。南河東郡，今松滋縣。國山，在荆溪西南三十里。吳城，胡注言：「卽秦伯城，在義興西南。」一則與國山故城相近矣。長橋，在荆溪上。義鄉，在長興縣西北。四郡，謂晉陵、義興、吳郡也。會稽，今紹興府。浙東，今溫台等處。黃山浦，在諸暨縣東。柳浦，胡注謂：「卽今杭州治。」西陵，今在蕭山縣。上虞，在紹興東百二十里。嶧山，亦在紹興府。赭圻，在繁昌縣西。鵠洲，在銅陵。廬江，二縣江中。

甯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一三月庚寅，衆軍水陸並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胤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

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甯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瓚，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亮等首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各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胡氏曰：「攸之方興皆甯朔將軍，故言各位相亞。」一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一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

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並交，與尸而返，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勦力耳。一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同異也？」

（胡氏曰：「沈攸之成尋陽之功，攝也；郢城之敗，驕也。」）辛卯，方興帥諸將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北至姥山而還。孫冲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冲之還，鵠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各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以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胡氏曰：「荒郡荒縣，極邊郡縣，被兵荒廢者也。賜之者，以郡守縣令及參佐等職名賜之。」）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自隱卹，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鵠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願，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於赭圻，攸之帥諸軍圍赭圻，常寶等糧盡告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壑，未能入。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甯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按姥山，卽慈姥山，在當塗縣西北。湖白口，今荻港江渡也。鵠尾，鵠洲之尾，在廬江縣南。濃湖，在故南陵縣通石碓河者也。納降數千人，其將已斬，則此脇從愚民爾，數只數千，故無他患。）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遠進，及劉劭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既與劭相持，糧盡，叔寶

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勗曰：「劉順精甲八千，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疆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而走矣。」勗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住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順衆潰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勗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按橫塘在合肥縣西，淮西，胡注謂懸瓠是也，今汝甯府。）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顥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顥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顥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顥借襄陽之資，顥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胡氏曰：「兩敵相向，勝負之決，存亡擊焉。」袁顥乃欲留襄陽之資，以經理私宅，子勗既敗，都下兩宅豈顥有哉？）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諸軍與袁顥相拒於儂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疆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旣，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蚪引兵來助，殷琰、劉劭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攸之曰：「孟蚪蟻聚，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

兵救勦而還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與世興世帥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秋七月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已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胡氏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顛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攸之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胡氏曰「以牛皮冒艦以禦矢石因謂之皮艦」）斬獲千數是日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顛駭懼攸之曰暮引歸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八月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關若步戰恆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餽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尙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泝流越彼而下耶」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衆軍援接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實（按錢溪今銅陵縣西南梅根港也從荻港渡江自江北行

上至梅根港也。胡氏曰：「鵲州在江中，江水分流，故有內路外路。鵲頭在銅陵利國山，山麓也。貴口在池州府南，貴池水入江口也。」

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曷之所宥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肝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胡氏曰：「蔡興宗蕭道成人地雖殊，所見不異，蓋識時達變，惟智者能之，文武無二道也。」）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魏遣鎮東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兗州刺史申纂許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爲兗州刺史。衆敬子元寶在建康先坐它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於柅，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中書博士鄭義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其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時薛安都據徐州已叛，復降，故蔡蕭之言云無鹽，今東平州畢衆敬時在兗州，今兗州府也。瑕丘，今滋陽縣柅縣在城武縣西北。上蔡在汝甯府北七十里。懸瓠在汝水南，時尋陽兵潰，晉安王遇害，故曰南方已平。）

劉劭圍壽陽，自首春至於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爲之，不敢降。杜叔寶開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尋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諫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劭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劭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

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蜀人猜怨。於是晉原一郡反，諸郡皆應之。合兵圍成都。城中東兵不滿二千，惠開悉遣蜀人出，獨與東兵拒守。蜀人聞尋陽已平，爭欲屠城，衆至十餘萬人。惠開每遣兵出戰，未嘗不捷。上遣其弟惠基自陸道使成都，赦惠開罪。惠基至涪，蜀人邊留惠基不聽進。惠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降，城圍得解。上遣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己功，更獎說蜀人使攻惠開。於是處虛峰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寶首進逼成都。衆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皆曰：「今慰勞使至而拒之，何以自明？」惠開曰：「今表啓路絕，不戰則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甯太守蕭惠訓等將萬兵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囚於成都，遣使言狀。上使執送寶首，召惠開還建康。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唯知順逆，不識天命；且非臣不亂，非臣不平。」上釋之。（晉原今崇慶州，涪今縣州。）

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礪，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胡氏曰：「受降如受敵。」

尉元得之。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元使李珠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其糧道，又破穆之於武原。下碭在徐州府南，武原在邳州西北八十里，沭口社。三年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爲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邱，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塞開，旣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祖蟻蟲生介冑，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感百里，播種堂構，豈云易哉！」（按呂梁山在徐州府東，淮陰，今清河縣。淮北四州，注謂青冀徐兗也。豫州淮西，謂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南汝陰諸郡也。蓋自是疆域以淮爲斷，而山東河南皆失。）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元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張讜守圍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溝、垣苗等，咸皆不附於魏。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敵入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胡氏曰：「師速而疾者，略也。略謂略地也，無暇於攻城圍邑。白曜以形形申纂，故料其不爲備也。」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

乃引兵偽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胡氏曰：「此卽李左車教韓信以破趙之勢，而喻燕故智也。」白曜從之。肥城果降，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胡氏曰：「史言慕容白曜能用酈範之計以取勝。」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韓麒麟諫曰：「今勅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爲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胡氏曰：「春秋之時，諸侯交兵，謀人之軍師者多能以此規敵。酈範亦祖其故智耳。」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或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

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旣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一按宿豫，今宿遷。睢陵，在徐州府東南百三十里。今日睢甯。淮陽，在清河縣西南，此沿淮戍處也。無鹽，今東平州。梁鄒，今鄒平縣。升城，東太原郡治所在，今長清縣東北。團城，在今沂水縣。肥城，在今泰安府。糜溝，疑爲沙溝，在長清縣。垣苗，在平陰縣。盤陽，今淄川縣。雒陵，今武定府東陽城。今青州府治所。清泗泗水也。東安，在沂水南三十里。沂水入泗水，泗水入淮，皆經今邳州南。

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閒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旣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旣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秋七月，上復遣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強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胡氏曰：「去年僑立徐州於鍾離，今使道成屯淮陰爲沈攸之後鎮。」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朐山瀕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固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一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戎軍速往相助逐之。」一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人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朐山在今海州。固城在今沂水縣。艾塘，注作義塘，在贛榆縣。

魏尉元覽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阻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顥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粟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睢水入泗，古亦在邳州南。）

四年，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劭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闕于拔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劭使司徒參軍孫臺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劭，劭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罄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無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彼，必盡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胡氏曰：「史言劉劭諳識邊情。」按武津城在上蔡縣東，汝陽臺在汝陽縣。）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無離叛之志。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一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容白，曠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曠還其衣，爲之設饌。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蒼梧王元徽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率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

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勳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卽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屯石頭，粲淵入衛殿省。時倉卒不暇，援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甯朔將軍黃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衆攻新亭壘。道成率將士悉力拒戰，自己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卽斬之。休範置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恆、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道成與黑驪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

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南。胡氏曰：「朱雀桁，卽大航也，在秦淮水上；以其在朱雀門外，故名。桁與航同。」黑驪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劉劬於石頭，劬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甯可開桁自弱邪？」劬不敢復言。道隆趣劬進戰，劬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驪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驪兵追殺之。胡氏曰：「蕭道成所謂諸貴不須競出者，正慮此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俄而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耶？」許公與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靜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敬兒等又破黑驪等於宣陽門，斬黑驪及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按白下城在今江甯府城西北，儀鳳門之師子山，東府城在通濟門內東北，新林浦今西單橋，去新亭不十里。臨滄觀在新亭南，皂莢橋疑今鐵心橋。朱雀航在今聚寶門內城濠上，南岡卽新亭南山，承明門臺城北門，杜姥宅在臺城南，宣陽門臺城外苑城南門也。）

秋七月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尙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強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爲然。給事中韓秀獨以爲敦煌之置已久，雖逼強寇，人習戰鬪，縱有草竊，不爲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闕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威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闕關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爲國深患，不可

不慮也。一乃止。（按敦煌，今安西州，在嘉峪關外。其西南則吐谷渾，今青海也。其北則柔然。）

四年，楊暹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參軍殷灋、垣慶延、沈容、左暄等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卽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僧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率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卽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胡氏曰：「道成知黃回不附己，旣使之討景素，又使之討沈攸之，二難旣平，然後殺之，則足以知回於當時有幹略，而道成智數又一時所不及者。」）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元武湖，冠軍將軍蕭贖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祗祖、沈容皆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灋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旣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鬪志。景素本乏威略，將擾不知所爲。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破。臺軍旣薄城下，容先帥衆走，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按京口在建康之東北，故道成屯臺城北之元武湖，湖卽今後湖也。竹里在石步橋西，自臺城至江濱要地。

也。西渚，胡注謂在京口城西，則今運河入江處也。萬歲樓，疑在京口城外。

順帝昇明元年。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楊暹、長等惡攸之，密與高道

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有素誓十數行，常賴在

稱犛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犛犛角示

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

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

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郡奔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十二月，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

相繼東下。攸之遣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

不殞，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

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甯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懼。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

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荊州刺史，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

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蹟爲晉熙王，變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變爲揚州，以蹟爲

左衛將軍，與變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蹟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

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蹟乃薦變。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蹟將行，謂世隆

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

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蹟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趨建康。蹟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

隘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爲隘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

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蹟奉變鎮隘口，悉以事委山

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蹟真我子也。」以蹟爲西討都督蹟啓山圖爲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蹟以爲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伎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爲前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伎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鄧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旣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鄧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伎之攻鄧城臧質以爲：「鄧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鄧城豈能自固。」伎之從其計欲留備師守鄧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伎之且穢辱之伎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伎之不能克。（時豫州僑置於今壽州梁州今漢中府司州今信陽州湘州今長沙府巴陵今岳州府夏口今漢口鎮鄧州時治今武昌府江夏縣按治江夏者以漢口爲衝要猶治尋陽者以湓口爲要夾江南北立城否則長江之險敵與我共之矣魯山在大江西漢水南黃金浦注云：「在鸚鵡洲上。」則在武昌府西大江中也西渚注云：「鸚鵡洲西渚。」則江浦也。）

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伎之收衆聚騎造舟冶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迴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難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蹟問伎之於周山圖。

山圖曰：一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贖遣軍主桓徽等八軍據西塞，爲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贊一控，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煥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涇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甯太守張護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曰：「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旣斬攸之，使者卽勒兵，值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爲軍來，又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寵洲，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爲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於櫟林。己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織，徇諸市，郭送建康。（按西塞山在大冶縣東，武昌今武昌縣，西陽今黃州府，涇城卽涇口城，建甯左郡今麻城縣，沙橋在荊州府東，寵洲在公安縣，華容今監利縣，屬荊州。

府。

卷二十一 通鑑齊紀

高帝建元元年。

帝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以崇簡易。」給事黃門郎崔祖思上言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胡氏曰：「漢書賈山傳：『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安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員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淮南宣城二郡，此當時所謂雙頭郡也，蓋僑立淮南郡於宣城郡界上也。）

二年，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軍，薛淵書以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梁郡王嘉代之。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

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墮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胡氏曰：「此立堰於西北者，西北虜衝也，又因上流之勢，可決以灌虜。今安豐有小史埭，卽崇祖決堰處。」按在今壽州東北。）

三年春正月，魏人寇淮陽，圍軍主成買於甬城，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與軍主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民皆驚走，渡江成買力戰而死，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告盤龍云：「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魏師遂敗，殺傷萬計。魏師退，安民等引兵追之，戰於孫溪渚，又破之。二月丁酉，游擊將軍桓康復敗魏師於淮陽，進攻樊譖城，拔之。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北，乃徙下蔡戍於淮東，旣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聞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已酉，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按甬城注作角城是也。今清河縣孫溪渚，胡註云：「在淮陽之北，清水之濱。」疑在桃源界樊譖城，在桃源東。）

魏薛虎子爲彭城鎮將，遷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爲：「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暨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儲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爲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以賊汙爲虎子所案，各遣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按大亂之後，民卒流亡，荒土甚衆，屯田積穀，中興之基也。）

四年，魏以荊州巴氏擾亂，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爲荊州刺史，將之鎮，救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吏，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

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戎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胡註引地

形志）太和十一年，置陝州。是年太和七年也。當考按上洛，今商州也。本曰荊州。太和十一年，改曰洛州。

武帝永明四年，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上卽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旣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呂文度啓上一籍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春正月，寓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棄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浹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臺軍至錢唐，寓之衆烏合，長騎兵一戰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旣伏誅，內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陽劉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富陽縣在杭州府西南九十里。錢唐今杭州府錢塘縣，東陽今金華府山陰，今紹興府首縣。浦陽江，胡注以爲一曹娥江。一按浦陽江一名錢清江，在山陰之西；曹娥江一名上虞江，在山陰之東；二水源流各殊，未可合爲一也。此恐係傳寫之訛，浹口戍在今甯波府鎮海縣。）

五年春正月，荒人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與雍司二州蠻相扇動，據南陽故城，請兵于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陽尹蕭景先節總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軍陳顥達節帥征虜將軍載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諸軍皆受顥達節度以討之。（雍州治襄陽，今襄陽府司州治義陽，今信陽州。宛，今南陽縣。葉，今葉縣。）

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泚陽，顯達遣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邱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邱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戍主殷公愨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月，以顯達爲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五月，魏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儵帥衆與天生復寇舞陰，公愨擊破之。天生還竄荒中。（泚陽在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西，深橋胡注引載僧靜傳距泚陽四十里，懸瓠今汝甯府舞陰，在泌陽縣西北，舞陽城在今舞陽縣西。）

魏春夏大旱，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餒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富貴之家，童妾炫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鬪糟糠，蠶婦乏裋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麤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乏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胡氏曰：「魏都平城，郊畿之外，置關於要路，以譏征。」）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按軍興以糧餉爲急，故言積儲者，摘錄數篇，以志其略。齊州今山東濟南府。）

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祐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方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勸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

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

六年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據隔城，詔游擊將軍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踏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棄平氏城走。（隔城在桐柏縣西北，平氏城在桐柏縣西。）

陳顯達侵魏，遣拓拔斤拒之。顯達攻醴陽，拔之，進攻泚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醴陽在桐柏縣西三十里，泚陽在泌陽縣西，後魏置樂陵鎮于此。）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犂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會稽行事顧憲之議，以爲「始立牛犂之意，非苟逼蹠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乏從豐，夏由飢棘，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尙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屢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買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來不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胡氏曰：「西陵在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牛犂，卽今西興，堰用牛挽船，因曰牛犂。浦陽，江南津，埭，則今之梁湖，堰是也。北津，埭，則今之曹娥，堰是也。柳浦，埭，則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是也。按越州，今紹興府。」）

十一年 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旣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司馬光曰：「人主之于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纁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于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于境內，今獨施于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肆州，今山西忻州。）

明帝建武二年 魏主南侵，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甲辰，魏主登入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甯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櫓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強，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誅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誅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誅等追擊破之。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爲：「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曩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胡氏曰：「宋

時淮上以壽陽府陵爲大鎮故云。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胡氏曰：「久於屯戍，魏師已老，齊以生兵攻之，是之謂以新擊舊。魏以孤軍守孤城，勞於備禦，齊師迭出而攻之，士有餘力，是之謂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胡氏曰：「言將士效死弗去，而城破身沒，雖忠勇奮發而無益於國事。」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爲直閣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燔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揚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團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八公山在壽州北，少東五里。鍾離卽鳳陽府，在壽州東北一百八十里。義陽在信陽州，賢首山與義陽隔淝水。邵陽洲在鳳陽府北淮水中。魏蓋於淮南北岸，夾築兩城，以斷援兵也。

魏主之在鍾離，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胡氏曰：「去年十一月，魏遣劉藻向南鄭。魏梁州刺史治仇池，齊梁州刺史治南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

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絮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兵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儲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胡氏曰：「英乘勝深入，後無繼援，雖僅獲全軍而返，亦已危矣。」按仇池在成縣。）

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克城則遣之。待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漢北之與江外耳。（胡氏曰：「漢北謂柔然，江外謂齊，唯此二國未爲魏民。」）羈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爲吞併之舉。今壽陽鍾離，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甯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魏主從之。（按魏雍州今西安府，涇州今涇州，岐州今鳳翔府，南鄭今漢中府，赭城卽裕州之堵陽城，與新野皆屬南陽府。）

四年。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唇沸地。九月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丑，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多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一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爲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惟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十一月，新野人張賸帥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河水，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承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承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承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儲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臣果引兵斫承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旣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叔業侵魏，魏王肅復令承

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戎，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邱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胡氏曰：「魏荆州此時猶治魯陽，先取樊、鄧，所以廣封略。」按樊，襄陽之樊城；鄧，鄧州也。虹城，舊爲縣，今省入泗州五河縣。南青州，治黃郭，成，今海州贛榆縣。太倉口，胡氏以爲在魏東豫州界，則今光州息縣也。楚王戎在新蔡縣。

魏以氏帥楊靈珍爲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來降，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爲質。遣其弟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窘急請降。魏主以河南尹李崇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之，羣氏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衆減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驚峽，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驚峽之口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崇命統軍慕容拒帥衆五千，從他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驚峽，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 鄭獻等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爲都督秦、梁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魏立梁州於仇池，今成縣也。立南梁州於武興，今略陽縣。赤土縣，在今階州。龍門，成在洛漢水西，驚峽，即塞峽，在建安水上，皆在今成縣。從他路入見攻山寨者，當彼小路樵徑也。

永泰元年三月庚寅，魏主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鄠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涇陽，以救義陽。魏南兖州刺史孟表守涇陽，糧

盡食草木皮葉；叔業所積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瓚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瓠，藻聰免死，徙平州，永奪官爵。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朔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衆奔濟，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渦口。按湖陽在唐縣南，渦陽今蒙城縣，魏之南充州也。龍亢在懷遠縣西北，平州今永平府，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懷遠縣東南。

夏四月，王敬則反，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簦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至晉陵，南沙人范修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邱仲孚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爲合易離。今若收船艦，繫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按敬則在會稽，今紹興府，故過浙江松江，今吳江縣南，吳淞江口也。晉陵今常州府，南沙在常熟縣西北，陵口據胡註引陸游言在呂城，則今丹陽縣東也。曲阿泰縣名，卽丹陽長岡埭，在今丹陽縣西南，珥村鎮。瀆水卽今丁義河白鶴河諸水。胡氏曰：「湖頭，謂元武湖頭，其地東接蔣山西巖下，西抵元武湖隄，地勢坦平，當京口大路。」按

今太平門外板閘也。

東昏侯永元元年。

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圍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

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邱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圍，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顯達引兵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胄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戊戌，軍主崖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礮山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爲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慧景亦棄順陽走還。按馬圍城在鄧州東北七十里，南鄉今浙川廳順陽郡治。此均口在光化縣西。鷹子山在均水西，分礮山今所謂分界山。漢水在光化南。均口即均口，水自山就平，皆迅急也。鄴城縣魏人僑立，卽光化縣治。

二年。

裴叔業以豫州叛降魏。二月，魏遣李醜、楊大眼、奚康生赴之，魏兵未渡淮。己亥，叔業病卒，僚佐多欲

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前建安戌主安定席法友等以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現，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衆萬餘屯死虎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沂淮而上，以逼壽陽。軍於破石，壽陽士民多謀應齊。

者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城王勰、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在衝，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勰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縛出降。（按建安戍在商城縣，時豫州已治壽陽矣。瑯邪時治白下城，今江寧府城西北，師子山下，小峴山在合肥縣東七十里，死虎在壽州東，硤石在鳳台縣北。）

三月，崔慧景據廣陵叛，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慧景遣使奉寶元爲主，帝遣馬軍主臧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寶元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飡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食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劬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胡氏曰：「城中即湖頭所築壘中也。」）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游苑，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御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竹里之捷，覺與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

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曉將劉靈運詣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中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按自廣陵濟江，京口爲衝要，故守京口。京口今鎮江府也。竹里在石步鎮，今江甯府東北。湖頭在蔣山西。查剛在竹里東北。胡氏曰：「築道陂陁，以上蔣山若龍尾之垂地，因曰龍尾。」按此卽今所云龍頸，非築道使成也。北籬門，臺城外郭門。樂游苑在元武湖南。六朝時江甯府城北隅爲臺城，東南隅爲東府，西面曰石頭，南城西曰越城，其南十五里曰新亭。綠秦淮爲籬籬門，凡六。）

六月，冠軍將軍驃騎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彭城王綏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卽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綏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綏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秋八月乙酉，綏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於魏。（按淮口，胡註謂汝水入淮之口，在潁州府阜陽縣。肥口在壽州東北。淮南者，壽州乃漢淮南郡治也。）

蕭懿旣死，十一月，其弟衍以襄陽叛，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攬，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

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胡氏曰：「州謂荊州官屬，府謂西中郎府官屬。」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胡氏曰：「襄陽被邊人皆習兵，故荊州人畏之。」加以唇亡齒寒，甯不開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齋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宏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其餘衆，請降。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爲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有器局，旣舉大事，虛心委已，衆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夫及同郡

中兵參軍劉坦，諮議參軍樂萬，爲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川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鑄黃金爲金龍，數千兩埋土中，穎川取之，以資軍費。穎川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念。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按檀溪在襄陽縣西南，江安今公安縣，長沙寺注云在江陵。）

和帝中興元年，二月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爲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胡氏曰：「謂船自中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游遏江中，絕鄧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於夏口。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爲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胡氏曰：「湘州領長沙、桂陽、零陵、衡陽、魯陽、湘東、邵陵，始興、臨賀，始安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按竟陵，今安陸府，郢，今武昌府，西陽，今黃州府，武昌，今武昌縣，魯山，在漢口，鄖城，今德安府，九里，注云去郢城九里，石橋浦，疑在江夏縣西，加湖，在黃陂縣，夏首，卽漢口。）

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齋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歷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河路益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被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拒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既得之，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旣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旣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胡氏曰：「蕭衍此計，可謂有英雄之略矣。」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按武口，今日沙口，在黃岡縣，陽邏鎮西，漁湖城，白陽壘，皆在黃陂縣。）

秋七月，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程茂、薛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爲書與衍。張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胡氏曰：「明帝時，張冲爲青冀二州刺史，以房長瑜爲治中。」謂孜曰：「前使君忠實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折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

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敢也。一我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鄧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鄧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一車騎諮議參軍張宏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卽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宏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胡氏曰：「鄧魯未克，蕭衍則違衆議，駐兵漢口，而不輕進，圖萬全也。鄧魯既克，衍違督諸軍直指建康，乘勝勢也。逆爲圖畫者，畫綠江可立頓，及次宿之地爲圖，使諸將按之，以爲進止。」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游聘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九月，衍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簡二尙方，二治囚徒以配軍。胡氏曰：「建康有左右二尙方，東西二治。」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甯。景宗始至，營壘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茨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茂進據越城，元起據道土墩，陳伯之據龍門。僧珍據白板橋，居士覘知，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壘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壘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旛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曇發憤突陣而死。豪驍將也，旣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

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劊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瑯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塵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壘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按白門，卽白下城之門，在臺城西，師子山下。江甯鎮在新亭西南四十五里，阜茨橋在江甯縣南，今曰鐵心橋。赤鼻，邕今曰赤石磯，在江甯縣城東南隅，今曰金陵驛。新林，今曰西單橋。越城，今曰淨業堂。道士墩，在今蟠龍廟。籬門，注云：「西籬門。」今曰柵欄門。白板橋，今板橋。宣陽門，苑城南門。西明門，苑城西門，皆在今江甯府治。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威，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併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戎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

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十一月，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旣而不果。胡氏曰：「使魏從二臣之計畫，江爲境，不待侯景之亂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胡氏曰：「謂西陽以西盡歸蕭衍，歷陽以下猶屬建康也。」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胡氏曰：「謂若蕭衍平定江南，勢必用兵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胡氏曰：「此謂江南用兵之常勢。」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胡氏曰：「此謂魏師赴壽春之路。」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於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益宗遂入寇，建甯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績。按沔陰，胡氏曰：「水南曰陰。」襄陽在河南也。黑水，今日黑龍江，在漢中府褒城縣，卽褒水也。太史公曰：「楚有三俗：淮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揚徐二州者，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兩荆魏置荆州於穰城，東荆州於比陽也。隨隨郡，雍襄陽二豫，謂魏置豫州於汝南，東豫州於新息也。南關，謂陰山關，按陰山關在今光州。延頭，在今德安府赤亭，在麻城縣西。

東昏侯旣敗，蕭衍使張宏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宏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暄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盡，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尙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

加訊辯，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瘞逆徒之死亡者，誅茹法珍等。

始興內史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前湘州鎮軍鍾元紹潛結士民數百人，刻一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爲不知，理訟至夜，城門不閉以疑之。元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元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元紹首服，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公則克己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

